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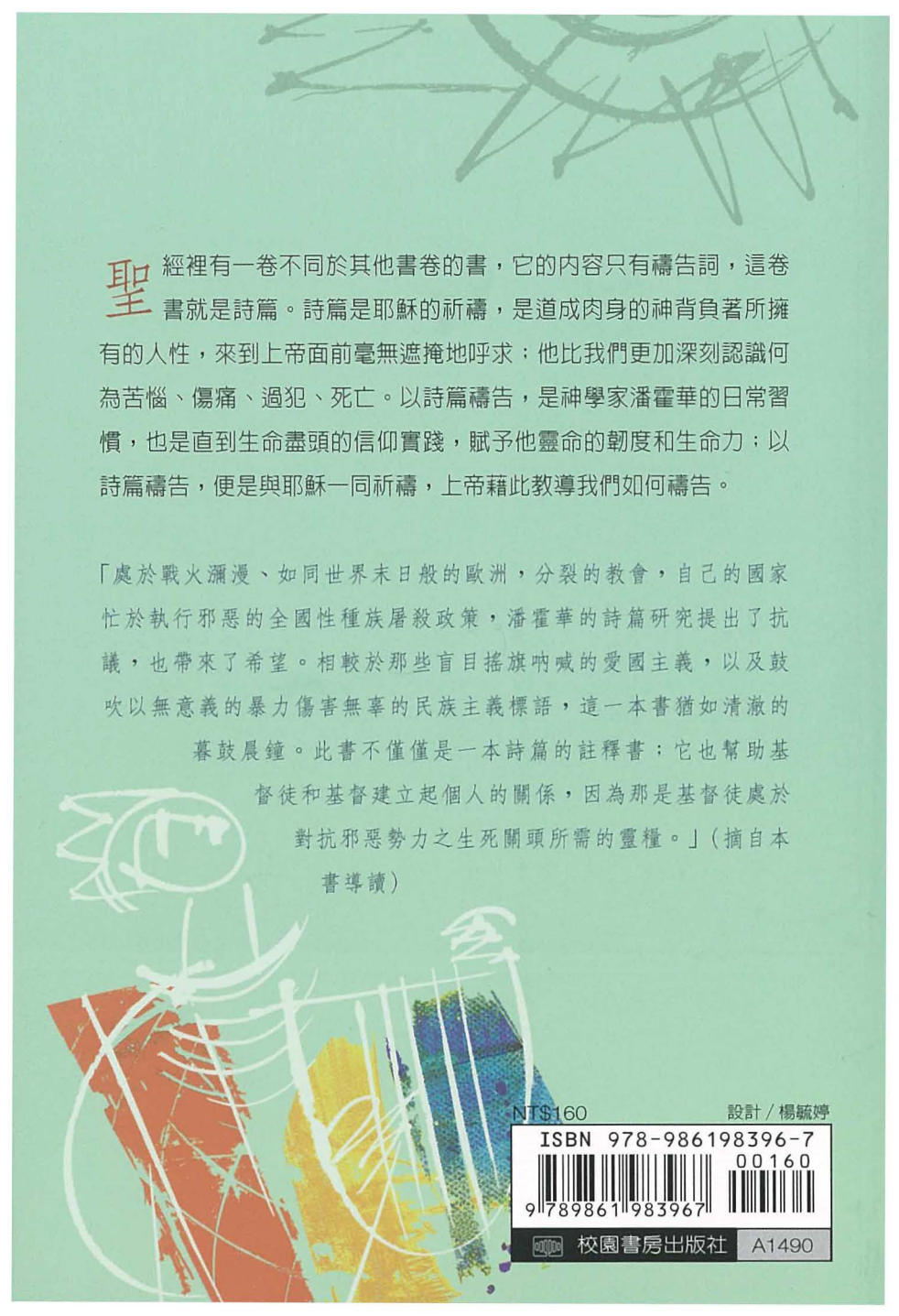
耶穌的祈禱書

潘霍華談詩篇

潘霍華生前最後一本著作，
見證生之勇氣、死之榮耀、
永恆的讚美。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 著 歐力仁 / 譯



聖經裡有一卷不同於其他書卷的書，它的内容只有禱告詞，這卷書就是詩篇。詩篇是耶穌的祈禱，是道成肉身的神背負著所擁有的人性，來到上帝面前毫無遮掩地呼求；他比我們更加深刻認識何為苦惱、傷痛、過犯、死亡。以詩篇禱告，是神學家潘霍華的日常習慣，也是直到生命盡頭的信仰實踐，賦予他靈命的韌度和生命力；以詩篇禱告，便是與耶穌一同祈禱，上帝藉此教導我們如何禱告。

「處於戰火瀰漫、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歐洲，分裂的教會，自己的國家忙於執行邪惡的全國性種族屠殺政策，潘霍華的詩篇研究提出了抗議，也帶來了希望。相較於那些盲目搖旗吶喊的愛國主義，以及鼓吹以無意義的暴力傷害無辜的民族主義標語，這一本書猶如清澈的暮鼓晨鐘。此書不僅僅是一本詩篇的註釋書；它也幫助基督徒和基督建立起個人的關係，因為那是基督徒處於對抗邪惡勢力之生死關頭所需的靈糧。」（摘自本書導讀）

NT\$160

設計 / 楊毓婷

ISBN 978-986198396-7

00160



9 789861 983967



校園書房出版社

A1490



By Dietrich Bonhoeffer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關於本書

潘霍華遵循路德從基督論的角度詮釋詩篇，賦予本書神學性詮釋的意義，並認為詩篇與主禱文之間有著緊密的相關性。潘霍華給予詩篇的十個分類主題，分別為創造、律法、救恩歷史、彌賽亞、教會、生命、苦難、過犯、仇敵、終末，與主禱文的主題一致。本書肯定了舊約詩篇對基督徒與教會的重要性，此舉激怒當時排猶的德國政府，至終禁止了潘霍華的文字出版，使本書成為潘霍華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

Cover Image: Matej Metlikovič ©: King David
Playing the Harp, 2003. Acrylic and Chinese ink
on paper, 45 x 35 cm. www.matejmetlikovic.si



潘霍華

(1906.2.4-1945.4.9)

潘霍華是位知名的神學家，也是位忠於聖言的牧師。二十五歲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潘霍華成為認信教會的發言人，領導更正教會反對納粹政權；組織地下神學院訓練牧職人員。因著反對希特勒政權，潘霍華於一九四三年被捕入獄。一九四五年被處死刑，他死前說：「這是終局，但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起頭。」許多潘霍華的作品已譯成中文，包括《潘霍華獄中詩》（道聲）、《潘霍華獄中情書》（校園）、《獄中書簡》（基督教文藝）、《倫理學》（漢語基督教文化）、《團契生活》（基督教文藝）、《牧養是場冒險》（校園）等書；亦有不少討論潘霍華思想的相關著作。



從小出發，為要通往神的偉大。

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

「大」代表了安全、舒適，象徵著力量和受矚目；

我們渴望得到更大的車子、更大的房子、

更大的利潤、更大的硬碟空間。

我們在「大」中尋覓，也在「大」中迷失。

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

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又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換言之，

我們的每一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

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

Seed 書系 邀請我們從「小」出發，

善用生命中最不足道的地方，

起床後的十分鐘、忙碌時的小空檔、等候時的小片刻，

便能在那個小小的地方，遇見最豐富的救主。

我們在「小」中駐足，在也「小」中得救贖。

已出版書目



《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
The Selfless Way of Christ
盧雲 (Henri Nouwen) / 著



《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
Our Greatest Gift
盧雲 (Henri Nouwen) / 著



《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 著

預計出版書目



《記憶靈修學》(暫譯)
Living the Reminder
盧雲 (Henri Nouwen) / 著



《成功的刻度》(暫譯)
Redefining Success
狄歐馬 (Omar Djeandj) / 著



耶穌的祈禱書

潘霍華談詩篇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 著 歐力仁 / 譯

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

作者 /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譯者 / 歐力仁

責任編輯 / 東紋尼

美術設計 / 楊毓婷

內文攝影 / 陳若漪、余欣穎

發行人 / 饒孝楫

出版者 / 校園書房出版社

發行所 /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 號 6 樓

電話 / 886-2-2918-2460

傳真 / 886-2-2918-2462

網址 / <http://www.campus.org.tw>

郵政信箱 / 10699 台北郵局第 13-144 號信箱

劃撥帳號 / 19922014，校園書房出版社

網路書房 / <http://shop.campus.org.tw>

訂購電話 / 886-2-2918-2460 分機 241、240

訂購傳真 / 886-2-2918-2248

2014 年 9 月初版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by Dietrich Bonhoeffer

Copyright ©1940/1995 MBK-Verlag,

Hermann-Löns-Str. 9a 32105 Bad Salzflen, Germany.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 2014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P. O. Box 13-144, Taipei 10699,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Sep., 2014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198-396-7 (平裝)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14 15 16 17 18 19 20 年度 |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主耶穌基督，你曾經窮乏，

被囚，被丟棄，像我一樣。

人類的痛苦你都嘗過；

當所有的人都離開了我，你卻與我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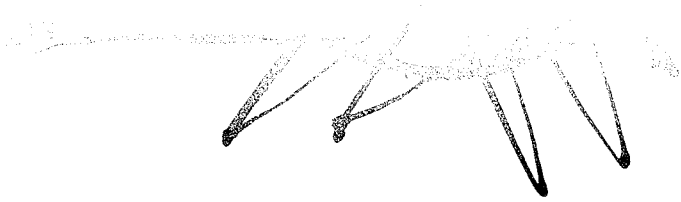
你不忘記我，卻尋找我。

你要我認識你，歸向你。

主啊，我聽見你的呼召而跟從了，

求你幫助我。

(潘霍華為同囚難友寫的禱文)



目錄 contents

總序 / 9

譯者序 / 以基督為中心的詩篇詮釋 / 13

導讀 / 用生命誦禱詩篇的潘霍華 / 31

前言 / 59

主啊，教導我們禱告 / 60

學習以耶穌的名禱告 / 64

用詩篇禱告的人 / 69

名稱、音樂、詩句形式 / 75

敬拜與詩篇 / 79



分類	/ 83
創造	/ 85
律法	/ 87
救恩歷史	/ 89
彌賽亞	/ 91
教會	/ 95
生命	/ 98
苦難	/ 101
過犯	/ 107
仇敵	/ 113
終末	/ 119

結語	/ 121
靈命生活的呼籲	/ 122

附註	/ 124
----	-------

Seed書系 總序

近代醫學演變中，有個相當重要的發展，那就是「微創手術」(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的出現。顧名思義，「微創手術」意指手術的傷口很小，醫師不在皮膚表面切大傷口，而是透過數個小切口，抑或身體之天然開口（例如：口腔），把內視鏡及各種微小精細的儀器放入體內進行手術，從而代替需要大切口才能完成的傳統手術。

由於「微創手術」對人體的侵略性較少，一方面，能減少手術所帶來的創傷及出血，病人在手術後的康復可以更快；另一方面，因為造成的傷口比傳統手術小，除了可以避免手術後細菌感染的風險，也可以降低體內器官出現沾黏、排斥的反應。



Die Psalm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從某方面來說，一個人成爲基督徒，從悔改邁向成聖的過程，就好像接受一連串的「手術」。我們敞開心胸，迎接耶穌這個偉大醫師的到來，容祂鉅細靡遺地診斷生命中各式各樣的「靈性疾病」；我們也藉著閱讀聖經，讓神的道來「動手術」，將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刺入、剖開」，把「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全辨明出來。只有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治療與診斷，我們才能「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聖靈的醫治中成爲「新造的人」。

不過，就像所有的手術，都會引起身體的某些免疫或排斥反應；當神的話語開始治療我們的生命，「老我」總是會想出千奇百怪的藉口，試圖拒絕改變。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矢口否認自己眼中的樑木。

也因此，生命的成長同樣需要心靈的「微創手術」；而「Seed」書系，就是校園書房出版社規劃的一系列「微創手術」。

從尺寸與裝幀開始，「Seed」書系的訴求，便在於透過最不會引起「感染」、「排斥」、「沾黏」反應的書籍與文字，來協助讀者的生命更新與變化。

小巧的開本、百多頁的篇幅，以及不長篇大論、深入淺出的寫作風格，「Seed」書系邀請每一位讀者，在繁忙的生活中，每天抽出一小段時光，進行靈性的「微創手術」。盼望在這過程中，我們把一顆又一顆仁愛的、喜樂的、和平的、忍耐的、恩慈的、良善的、信實的、溫柔的、節制的種子，放進讀者的心中，結出滿有天國樣式的聖靈果實。

應仁祥

校園書房出版社主編

譯者序

以基督為中心的詩篇詮釋

詩篇研究：梅頓、魯益師、畢德生與潘霍華

在《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以中文和讀者見面之前，已經有幾本和本書性質相同的中文譯作出版。例如，梅頓（Thomas Merton）的《我以詩篇來禱告》、魯益師（C. S. Lewis）的《詩篇擷思》和畢德生（Eugene Peterson）的《回應上帝：用詩篇禱告》。¹無疑地，這幾本以詩篇為主題的著作各具特色，值得在此作一簡單的比較。

梅頓從天主教靈修神學的角度理解詩篇，強調教會本身和禮儀與詩篇密不可分的關係。

詩篇與教會生活的泉源息息相關。詩篇不



至於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欖樹：
我永永遠遠倚靠神的慈愛。

僅是歷代先知蒙上帝感動而創作的聖歌，更是屬於教會全體的聖歌，深刻地呈現了教會的內在生命。詩篇的文字和思想，不僅是源於高深莫測的上帝，也是湧流自教會的深心之處，故此，沒有其他詩歌比詩篇更能表達教會的心靈、期望、渴求、憂傷和喜樂。……詩篇充滿了降臨人間成為肉身的道。基督的「預表」不僅是指大衛，教會一直認為，整部詩篇也同樣通過禮儀預表了基督，彷彿是上帝所有啓示的摘要和概略。²

此外，梅頓也認為詩篇是神職人員與平信徒靈修的不二選擇。他說：

教會鼓勵神職人員、修士修女，甚至是平信徒閱讀詩篇，好讓他們能夠擁有「基督的心思」，並且可以建立內在的生命，那

正是孕育他們的根源——教會的真正生命。藉看對詩篇的頌唱、默想、喜愛，以及把詩篇運用在我們屬靈生活的一切際遇裡，我們就能讓自己更深積極投入在禮儀中，而這正是最深層和最真實之內在生命的關鍵。³

而身為一位文學家，魯益師理所當然地，首先呼籲讀者以文學的眼光閱讀詩篇。

除非把聖經當「文學作品」讀，意識到不同的經卷是以不同的體裁寫成的，必須順應個別體裁的要求加以研讀，才能妥切領會……。尤其不容忽視的，詩篇必須當作詩歌讀，它具有一切抒情詩的特色，例如盡情傾吐、對仗工整、文辭誇張、以情思的鋪陳而非義理邏輯貫串全篇等；若要妥切領會它，必須把它當詩讀……；否則，



我要側耳聽比喻，用琴解謎語。

我們會錯過其中真正的意涵，而自己以為懂得的，卻往往與詩中的指涉無關。⁴

除了文學家的角色以外，魯益師更是一位基督徒。因此，他也認為基督徒「責無旁貸」地，必須讀出詩篇文學意涵之外的第二層（也就是基督教神學）意義。因為，耶穌也曾宣稱自己就是聖經的第二意義，「祂曾經向門徒們表明過自己將在十字架上受難，當祂作此預言時，顯然也是根據舊約的經文。」⁵

基督徒相信詩篇中含有第二層或隱藏的意義，而這所謂的「寓意」，與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密切相關——例如道成肉身，基督受難、復活、升天，以及人類得贖等。整部舊約也被這般看待著。根據這種觀點，舊約諸作者的言論所蘊含的充分意義，必須透過他們身後發生的事件加以詮釋，才

能完全瞭然。⁶

作為新教的靈修神學家，畢德生首先將基督徒定義為需要使用工具來與上帝溝通的器具人（*homo faber*）和禱告人（*homo peccator*）。⁷但是他也強調，禱告不是一項讓人可以「因使用而獲得他想要的某物」的工具，而是讓人之所以成為人而存在的管道。

禱告不是使人「有所做」和「有所得」的工具，而是使人「有所是」和「有所成」的工具。……在作為人的整個工程中，禱告是主要的技術。禱告是上帝在我們的身體和靈魂中執行祂旨意的工具。禱告也是我們用來參與祂這個工作的工具。⁸

畢德生相信，在眾多教導禱告的資料與課程中，「詩篇是最好的信仰工具」。因為，



「一百五十篇精心撰寫的禱告，講述上帝施加於我們身上的衆多工程，並論到我們生活的各方面，如不同時間、不同方式的反叛與信靠，傷害與讚美。」⁹

我相信只要讀者閱讀過上述三本有關詩篇的著作，都會同意它們是兼具靈修學、神學和文學深度的佳作。潘霍華的《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除了具備這幾項特色與優點之外，還擁有歷史性的神學意義（*historic-theological meaning*）。就如英文版編者所言，本書問世的時候是德國納粹貶抑舊約的價值和開始迫害猶太人的時期。這段時期，親納粹的日耳曼基督徒和反納粹的認信教會針對基督教會是否應該繼續正視「希伯來聖經」和「以色列人」（猶太人）的價值而針鋒相對。潘霍華對於瀰漫在教會和神學院裡這種除舊約化、去猶太化的趨勢感到憤怒且擔憂。潘霍華就是在德國這種教會掙扎（*church struggle*）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的情境下，從事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詩篇詮釋（*Christocentr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alms*）。也就是說，透過突顯「耶穌基督以詩篇作為自己的祈禱書」來宣告：上帝絕未棄絕猶太人；祂仍然深愛著他們！面對「二十世紀的馬吉安」（日耳曼基督徒）這種危險的敵人，潘霍華認為，惟有以基督的眼光（*sub specie Christi*）來闡述舊約的現代意義才能力挽狂瀾。

當然，這本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不是潘霍華最早的「基督中心之舊約詮釋」作品。早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他就在柏林大學開設一門名為「創造與罪——創世記一至三章的神學詮釋」的課程，不久後以《創造與墮落》（*Schöpfung und Fall*）為書名出版。¹⁰在此書中，基督自始至終都是舞台的焦點。潘霍華強調，基督乃是上帝發自歷史中心的「創世之言」。¹¹「我們



只有從基督出發才可能認知開始時期的人」。¹²潘霍華這幾句話清楚地道出了，墮落之後的人類沒有直接認識上帝的能力（*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i*），只能透過上帝在基督這一位中保（the Mediator）身上所啓示的來認識祂。

潘霍華看出大多數的德國人並沒有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中獲得教訓。他們似乎仍盲目地期待政治領袖所發動的激進革命和新政府能為他們帶來幸福。對潘霍華而言，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透過解析「亞當」（人類）、「蛇」（罪的誘因）、「知識之樹」（「能夠如同上帝一樣」的可能性）與「生命之樹」（十字架／基督的救贖）之間的辯證關係，來說明罪對人的影響、人類犯罪後的窘境，以及救贖的必要性。¹³潘霍華也藉由揣摩亞當的心情來剖析當時德國民眾心靈最深層的焦慮。他說：

亞當對生命感到一種絕望的、揮之不去

我如日影漸漸偏斜而去；我如蝗蟲被抖出來。

的、永恆的渴望，這是他的本質使然。這實質上是一種對死亡的渴望，亞當愈是熱烈地求索生命，便會愈深地絆在死亡之網裡。因此，亞當對生的渴望是反常的。在沒有生命的情況下變得衰弱無力的亞當要求他自身的死，或許死亡會賜予他生命，當時和今天的亞當只要將自己理解為亞當，就不願意永恆的生命，而是要求死亡。他希望死……正是通過這種死，亞當希望就他的生命於沒有生命又必須活著的苦役之中，這是對生的逃避而同時又是對生的爭取，因為逃避上帝與尋求上帝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假如上帝存在而同時又將手伸向生命之樹。但這伸出的手最終被擋回來。亞當猶如上帝，但卻因而處於死亡之中。亞當採食了認識之樹的果實，但這種果實使他產生的對生命之樹的渴望，卻始終沒有得到滿足。¹⁴



就在讀者的心情被亞當的罪與懲罰之陰影籠罩的幾乎窒息之際，潘霍華巧妙地將「生命之樹」與「十字架」結合，讓原本知識之樹所帶來的焦慮和絕望轉變為盼望與救贖的確據。

在揮動的利劍之下，在十字架之下人類死了。但是基督卻活著。十字架成為生命之樹，在世界的中間。在十字架上湧出生命之泉，一切渴望生命者都受到召喚湧向這股泉水，凡是嘗到這生命之木者將永遠不再受飢渴之苦。奇異的天堂：這各各他的山丘、這十字架、這血、這斷裂的肉體，奇異的生命之樹；這木樁、這使上帝自己不得不在其上受難和死亡的木樁——這正是上帝懷著恩寵又賜予的生命之國、復活之國，這正是洞開的永不消失的希望、等待和忍耐之門。生命之樹、基督的十字架、墮落而又被維護的上帝的世界——這

願被囚之人的歎息達到你面前；
願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將要死的人。

對於我們是天堂歷史的終結。¹⁵

《創造與墮落》可以說是潘霍華「以基督為中心的舊約神學詮釋學」初試啼聲的地方，儘管當時的德國神學界不看好的《創造與墮落》，卻大受學生和一般信徒的歡迎，也讓潘霍華決定繼續朝此方向努力。

潘霍華對詩篇的基督中心詮釋

不論讀者是否可以完全接受他這種基督中心式的理解，但是為了瞭解潘霍華如何構思《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有必要知道他如何看待詩篇。他說：

在聖經裡有一卷不同於其他書卷的書，因為其內容只有禱告詞。這卷書就是詩篇。乍看之下，聖經中有一本祈禱書是令人驚訝的。聖經是上帝對我們說的話，但禱告



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
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

卻是人的話。禱告文是如何進入聖經的呢？我們千萬不要誤解，即便在詩篇裡，聖經依然是上帝的話。難道說，這些向上帝發出的禱告也是上帝自己的話語嗎？這似乎令人難以理解。只有當我們記得，我們只能從耶穌基督向永恆上帝的祈禱中，從那位與我們同活的上帝之子的話語，學到真正的禱告，我們才能領悟箇中的道理。耶穌基督已經將人一切需要、一切喜樂、一切感恩、一切盼望都帶到上帝面前。在他口裡，人的話語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倘若我們以他的禱詞和他一同禱告，上帝的話語便再次成為人的話語。（64～65頁）

潘霍華強調，詩篇之所以被收錄在聖經，乃是因為這些禱告詞或詩歌源於上帝的默示。更正確地說，是上帝寫給祂自己的！上帝透過

詩人的手和筆，為我們提供了一連串以主禱文為典範的禱告詞。換句話說，詩篇的內容，不論是禱詞或詩歌，都是以主禱文為藍本。因此，潘霍華認為，禱告絕對不僅僅是一種傾瀉內在情緒的舉動！在禱告之前——

我們應該先理解作為上帝話語的詩篇，然後才能夠使用它們禱告。所以，重要的不在於是否詩篇適切地為我們表達出某個特定時刻的內在感受。如果我們想要正確地禱告，很可能必須要做出違背心意的禱告。我們要禱告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要我們禱告的。假如我們完全地依賴自己，很可能我們祈禱的內容只是主禱文中的第四句祈願。然而，上帝所要的卻不是這樣。應該讓上帝話語的豐富性而不是我們內心的貧乏，來決定我們的禱告。（65頁）



禱告不是隨心所欲的情緒發洩，而是重要的信仰課題。因此，潘霍華在本書的一開始便說：禱告是需要學習的！

「學習如何禱告」一語聽來似乎有些怪異。我們向來以為，倘若不是我們的心充滿感動而自然而然地禱告的話，我們也就不會想要「學習」如何禱告。然而，認為「我們的心會自動禱告」是一個危險的錯誤，但這個想法在基督徒當中卻十分普遍。因為我們將祈願、希望、感嘆、悲痛、欣喜（心可以自動起作用的情緒）和禱告混為一談。如此一來，我們也混淆了天和地，人與上帝。禱告絕對不僅僅是內心情緒的傾瀉，乃是尋求上帝，與祂交談，不論內心飽滿還是空虛。沒有人能靠一己之力做到，只有依靠耶穌基督才能辦到。（60頁）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由於受到路德的啟發，潘霍華察覺詩篇與主禱文之間有驚人的相似處，所以他說：

聖經中所有的禱告均被總結在主禱文裡，被其無法丈量的廣度所涵蓋了。一切的禱告並沒有因主禱文而成為多餘的，而是構成主禱文無窮盡的豐富性，因為主禱文是其所有的總和。關於詩篇，路德說：「它穿透了主禱文，主禱文也穿透了它，因此可以藉由其中之一來瞭解另外一個，並且將彼此帶入一個充滿喜悅的和諧狀態。」（66～67頁）

雖然潘霍華沒有明言兩者的主題是如何地契合，但是經對照之後，可以作如下的安排：

主禱文的內容 (馬太福音六9~13)	潘霍華對詩篇的分類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教會、創造
願你的國降臨	彌賽亞、救恩歷史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律法／誡命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生命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過犯、仇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苦難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終末

潘霍華斷言，既然主禱文出自耶穌基督，而詩篇與主禱文之間又存有極高的相似性，因此詩篇必定源自基督。由此可見，潘霍華對詩



他向百姓施行救贖，命定他的約，直到永遠；
他的名聖而可畏。

篇的理解與詮釋顯然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後記

潘霍華一直是我最欣賞的神學家。他的一生散發著生命的熱情，他的作品洋溢著信仰的堅持。潘霍華的《獄中書簡》（香港：基督教文藝，1970）成為我枯悶的兵役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在我就讀神學院數年的歲月裡，《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65）和《團契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藝，1999）如同摯友的鼓勵與叮嚀。回母校神學院服務時，他的《倫理學》（香港：道風書社，2010）帶領我走進基督教倫理的殿堂。進入現在任教的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之後，鑽研了《創造與墮落》和《基督論》（*Christology*）。數年後的今天，重拾潘霍華的作品，並選定《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作為自己靈修的書籍。翻開扉頁之後，深深被字裡行間對耶穌基督所表達的熱



愛所吸引與感動！從那一刻起，我相信這些內容如果能夠與以中文爲主的基督徒讀者見面的話，必定能激發他們愛主之情與禱告之心。於是，我翻譯的手就停不下來了。我更相信，這是出於聖靈的感動，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孔老夫子曾經對他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這句話的原意當然是指，不學（讀）詩（經），就無法適切地說話。然而，讀完潘霍華對詩篇的基督中心詮釋之後，這句話對我有更深的啓發：「不讀基督透過詩人所寫的詩篇，就無法正確地向上帝說話（禱告）！」願一切榮耀歸與上帝！

歐力仁

寫於台灣，台南

二〇一二年（辛卯）新春

願他以我的默念爲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導讀

用生命誦禱詩篇的潘霍華

我們必須知道，《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的出版，正值德國納粹黨對任何給予舊約正面評價的行爲採取強力壓制手段的時候。所以，這本書的問世，無論就政治或是神學角度來看，都是一種爆炸性的宣言。可以預期的，它的出版導致潘霍華與德國出版法規委員會（Reich Board for the Regulation of Literature）之間展開一連串不愉快的書信衝突。結果，潘霍華以「沒有按照規定向有關當局呈報寫作計畫」的罪名，被處以三十德國馬克（Reichsmarks）¹的罰鍰，並且嚴禁他日後繼續出版任何作品。潘霍華爲此提起上訴，申辯自己只不過是在從事「科學性釋經」（scientific exegesis）活動罷了。此外他也辯

稱，這項針對他的宗教著作的禁令十分含糊籠統，因此他根本無法判斷此一特定的著作是否應該送至該委員會審查。審查委員會的主席並沒有完全被潘霍華這種不充分的理由和抗議所說服。儘管後來撤銷罰鍰，但是卻重申禁令，不允許潘霍華繼續出書並指出該書充滿教義和信仰方面的危險，使委員會無法認定它為「科學性的」，也無法接受潘霍華這種假理由。

這本書很難符合「科學性釋經」的標準。事實上，潘霍華非常清楚，當時他全力投入撰寫的那些關於舊約主題的著作，勢必成為教會掙扎（church struggle）的一部分，那段期間，神學家們針對希伯來聖經和「舊約的上帝子民」²對基督教會是否還有價值而爭論不休。這個衝突是由日耳曼基督徒的反猶太主義（anti-Judaism）所誘發的，潘霍華認為德國國家教會（German Reich Church）已經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納粹黨。此種因意識型態作祟而粗鄙地

想要將猶太人傳統從基督教中抹去的作法，使得潘霍華感到憂心忡忡。他對於神學院校中的學者們採取所謂的「中立態度」也大加撻伐，因為他們膽怯，不敢在教會掙扎的時期表明立場。他們當中很多人為了不惹怒納粹政府而紛紛放棄研究舊約。德國國家教會中的強硬派，也已經將舊約視為一本被新約所取代的猶太書而加以拋棄了。

潘霍華就是在德國教會掙扎的脈絡下，試圖藉由強調詩篇是耶穌基督自己的祈禱書來重振它的重要性。所以，他在這本書中所使用的，不是探尋寫作動機、文化環境、歷史背景或作者心理意向的歷史和文學釋經法。儘管潘霍華相當看重其他方法的優點，但是也聲明他的目的是想超越這些學術性的分析，進而提供一種對詩篇的神學性詮釋。為達此目的，他完全遵循路德的釋經風格傳統。路德從基督論的角度詮釋詩篇；他不僅探究經文的道德觀點，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尋找僕人，
因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Handwritten Latin text in a Gothic script, likely a manuscript page. The text is dense and covers most of the page. At the bottom, there are several lines of text that appear to be a summary or a specific section,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main text above. The handwriting is consistent throughout, suggesting a single scribe.

更把舊約人物和先知的話語指涉為基督降臨新約時代之前的兩種說話管道。雖然這種方法使潘霍華的釋經顯得有些陳舊，從現代學術的觀點而言也是有爭議的，但是他似乎更熱衷於探究深層的神學意義，認為這樣更能符合深陷納粹泥沼之人的需求。

從一開始，潘霍華就言明，基督徒把詩篇當作一本祈禱書來使用，可以溯源自基督的門徒之請求：「求主教我們禱告！」根據路德的觀點，潘霍華認為詩篇與福音書的主禱文是一致的。詩篇的精髓已經被萃取入耶穌此一禱詞之中；同樣地，基督徒亦可以把主禱文當作閱讀詩篇的眼鏡。潘霍華指出，耶穌不只教導門徒如何禱告，也與他們一起禱告，更要求他們與他一起禱告。潘霍華說，這就如同學習父母用語說話的小孩一樣。詩篇是上帝讓我們能夠用耶穌的話禱告的方法。藉此耶穌邀請我們開始使用這些祈禱文，也開始與上帝建立關係，

耶穌邀請我們開始使用詩篇的祈禱文，也開始與上帝建立關係，如同他與天父之間的契合一樣。



如同他與天父之間的契合一樣。

儘管潘霍華承認大衛王和其他人都是詩篇的作者，但是他比現代釋經學家更重視大衛的角色，堅稱在詩篇裡先知大衛有意識地為即將到來的彌賽亞耶穌基督作見證。他主張，新約本身把詩篇和耶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照此觀點看來，對於具有先知性洞見的猶太君王和盼望耶穌（他們將要來的彌賽亞）的百姓，詩篇不只是一份文字見證，也是耶穌和其他人向上帝傾訴心聲的途徑。深知人的軟弱且承擔痛苦、苦難、罪咎和死亡的耶穌，也以所有人的名義表述自己。反之，人們也以耶穌的禱告作為他們的禱告。潘霍華在此說，比我們自己更瞭解我們的上帝，以奇妙的方式讓我們注意到，詩篇裡的美好方式使我們可以用基督的禱詞來禱告。透過詩篇，基督的門徒有時甚至做出違背自己意願的禱告。對潘霍華而言，藉由在基督徒團體中吟唱或閱讀那種節奏感十足的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

重複句，這些詩篇為教會建立了特別的靈性生活中心，也成為一個器皿，來復興一個靈命即將萎縮之團體。

詩篇在潘霍華禱告生活中的地位

在潘霍華的生命中，個人和群體的禱告佔有固定且相當重要的地位。有一次他從埃塔爾鎮（Ettal）的本篤修道院中寫道：「沒有早禱、晚禱和互相代禱的日子，就是沒有意義或不重要的日子。」³潘霍華學習路德和修道院傳統，將禱告當作「一天中對上帝最首要的服事」。⁴身為神學院的負責人和牧者，他極力要求他的神學生們，作為宣揚上帝話語的人，務必體認到「讓上帝話語天天對他們訴說」的迫切需要性。他說：「牧者必須比其他人更常禱告，也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可以禱告的。」⁵這幾句話是潘霍華推動每日默想操練而說的引言，為的是使上帝在基督裡的話語，成為上帝對禱告



中的牧者和常常禱告之團體所說的話。

潘霍華強調，基督徒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建構起這種規律性的禱告。他特別重視早晨的祈禱。潘霍華對自己在芬根瓦德（Finkenwalde）所建立的基督徒團體「每日聚會」（The Day Together）的說明中，他深信聖經教導他們必須以禱告作為一天的開始。「以上帝的話語為根基的團契生活，是從每天清晨的共同敬拜開始。基督徒的團契生活是為了讚美與感謝、讀經和禱告。最先劃破清晨寂靜的是信仰團體的禱告和歌聲。在夜晚和清晨的寧靜之後，必定會聽到清澈響亮的詩歌與上帝的話語。」⁶ 潘霍華按照他自己一向持守的聖經原則說，每一個人清晨敬拜時要以詩篇作為開始。當時還是他的神學院學生的貝特格（Eberhard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Bethge）注意到潘霍華對他們的群體敬拜特別地投入。就算是他在禮拜中所做的即時禱告，依然是以詩篇的語言作為範本，嘗試藉此與他自己的禱告取得和諧一致。⁷ 雖然根據潘霍華的經驗，這種規律的禱告具有深層的意義和特別的目的，但是在神學院學生當中推動這樣的理念並非沒有困難。貝特格提到，當他們在一九三五年和潘霍華首次見面時，儘管他們所持的都是以聖經為中心的神學立場，潘霍華所制定的每日禱告時間表對他們而言仍是一項沉重的負擔。他們也聽過一個謠傳，就是潘霍華想把這一所神學院轉型成類似天主教修道院的場所，而不是訓練新教牧者的基地。至少可以知道，潘霍華所要做的，是超出他們經驗之外的。他說，只要輪到潘霍華主理，當日就以半小時的禮拜作為開始，禮拜當中會閱讀很長的詩篇篇章，以及舊約和新約經文。然後，他們會各自回房裡默想半小時。由於這個每週六



他們心裡說：我們要盡行毀滅：
他們就在遍地把神的會所都燒毀了。

的群體默想時段，使他們可以彼此分享禱告與關注的事物，他們因而不再抗拒這項常規。他們終於明瞭，想要與上帝和上帝的話語建立親密的關係，這種禱告的形式有莫大的助益。⁸這所神學院的課程將成爲不只是一長串教導人如何講道和問答授課的學程，而是爲按立的牧者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們沉浸在禱告與默想的場所，使他們能成爲上帝話語的持守者，這也是成爲一位優秀的講道者與教導者不容置疑的先決條件。⁹

對潘霍華來說，詩篇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能夠幫助基督徒團契與上帝及祂的話語發展出禱告的關係。他不願意聽到被縮短的詩篇或略過某些令人感到疑惑的禱詞，例如，那些宣告自己無辜的（不符信義宗的精神！）或宣嚷著要復仇的（違背基督教信仰！）經節。反之，他主張，必須把這些詩篇完完整整地禱告出來，因爲它們「忠實地反映出生命中的沉浮

起落、憤怒和沮喪。」如同讀者在此書的文本中看到的，潘霍華對這些「困難的」詩篇做了獨特的解釋。爲了突顯這種禱告方式，潘霍華引用路德的話強調，只要認真關注詩篇並且將它納入每日禱告程序裡的話，其他的禱告就會顯得十分貧瘠。「凡是開始熱切地、規律地使用詩篇禱告的人，都會立即放棄自己原本那種簡單的、微不足道的禱告」，因爲它們缺乏詩篇所擁有的「力量、激情和活力」。¹⁰

在任何信件、講章與釋經書的重要段落裡，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潘霍華沉浸在詩篇裡的時候，他不但經驗到上帝的力量，亦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澎湃。在此僅舉一個重要例子說明，就是貝特格關於潘霍華在「水晶之夜」¹¹與猶太人站在同一陣線的描述。對於焚燒猶太人會堂、打破猶太商店的櫥窗，以及在德國全境殘暴地對待猶太人等事件，貝特格在說明潘霍華的反應時，提到潘霍華那一本每天用



來閱讀和默想的聖經。在詩篇七十四篇8節的頁邊，潘霍華記下水晶之夜的日期「9.11.38」（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這些經文如此記載：「他們心裡說：『我們要把它們完全毀滅！』他們燒毀了地上一切敬拜神的聚會地方。」接下來的兩節也畫了線和一個驚嘆號：「我們看不見我們的記號，也不再有了先知；我們中間也沒有人知道這災禍要到幾時。神啊！敵人辱罵你要到幾時呢？仇敵褻慢你的名要到永遠嗎？」¹²不久之後，潘霍華也對這些毀滅性的種族仇恨行為開始採取行動，他寫了一封代禱信寄給他以前的神學院學生，他們後來分散在各地的小教區擔任牧師。「過去幾天，我不斷地思考詩篇第七十四篇、撒迦利亞書二章12節（二8：『凡觸摸你們的，就是觸摸他眼中的瞳人！』）、羅馬書九章4～5節（『他們是以色列人：嗣子的名分、榮耀、眾約、律法、敬拜的禮儀和各樣的應許，都是他們的。』）和

誰能傳說耶和華的大能？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羅馬書十一章11～15節。這些經文直接把我們帶入禱告之中。」¹³在貝特格眼中，這是個典型的例子，用以說明潘霍華透過詩篇的禱告和對詩篇的默想，如何與生活連結在一起；在此處，在這發生在德國最不幸的事件中，便引發了這樣的禱告，以致能產生抗議和反動的行動。

對潘霍華來說，絕不能侷限詩篇的禱詞在與現今生活中所發生的事鮮少或毫無關係的狹小時段裡。在貝特格大略提到的代禱信裡，潘霍華要求他的神學生查考那些有爭議的經文，並且真心相信上帝未曾說過棄絕猶太人的話。藉由默想這些經文，潘霍華不但能表達出他對正受逼迫的猶太人的支持，也再次確認上帝依然偏愛他們。¹⁴潘霍華過去曾教導這些神學院學生說，他們與耶穌基督一同以詩篇禱告，如今在納粹意識型態所造成的猶太犧牲者身上，他（耶穌）又再次遭受殘害。

事實上，基督徒的禱告在潘霍華看來，都是以耶穌基督和他的靈為中介的禱告。在所有以聖經為基礎的禱告中（特別是在詩篇裡的禱告），他視耶穌為一位與基督徒群體同在、為基督徒群體代求的人。在一場令人難忘的演講「詩篇裡的基督」中，潘霍華將基督的行動描述為「如同一位熟識我們，與我們一樣受到各式各樣誘惑，受到罪惡和死亡煎熬的弟兄。他以這禱詞為我們禱告，但不是以旁觀者或不相干者的身分而做。不管在何處，只要奉他的名禱告，他就能透過這種永恆的彼此代求，天天使我們的禱告成為他的禱告。」¹⁵從這篇講稿和本書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潘霍華對詩篇的詮釋乃是要表達基督具體的臨在——他是活生生的、不斷禱告的、喜愛祝福的、受苦的，甚至再次被釘十字架。反過來看，這些經節也不斷地反映出我們自己的生活。

潘霍華喜愛用詩篇禱告，因其帶來上帝

話語的支持與釋放的力量，使他能夠應付變化無常的生活。這些禱告詞看起來不僅恰如其分地表達出個人與上帝關係的心境，還有愛與傷心、喜樂與憂傷之間的轉換，這些本身都是基督徒團體親近上帝的途徑。¹⁶因為這理由，他相信詩篇適合作為基督教會禮拜儀式中的禱告文。因此，他對他的神學院學生說：「詩篇的禱告文教導我們在群體中一起禱告。」¹⁷

這一些相同的詩篇禱詞用在私人的禱告中，也成為潘霍華的慰藉及其豐富靈感的來源。在被囚禁的初期階段，他曾經寫了以下的文字給他的父母：「我每天研讀詩篇，如同我好幾年來所做的一樣；我可以明白詩篇，也喜愛詩篇更甚於其他書。現在的我無法在沒有舒茲（Heinrich Schütz）的音樂陪伴下閱讀詩篇第三、四十七、七十篇和其他篇章。這音樂是芮娜（Renate）介紹給我的，我把它當作是我生命中最豐盛的事物之一。」同一封信中，



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他描述了一句辛酸話，由上一個囚犯塗滿在獄房門板上的：「百年之後，一切將化為烏有。」這是一句話，抱怨牢房裡的生活毫無繼續活下去的價值。但是，潘霍華告訴他的父母，這種想法的答案就在詩篇第三十一篇裡，從該篇章可以讀到聖經提供給因被囚禁而產生痛苦之人的答案：「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詩篇三十一15）。另一首詩篇則產生了「那個勢將要壓制這裡所有一切的問題：『耶和華啊……要到幾時呢？』」（詩篇第十三篇）。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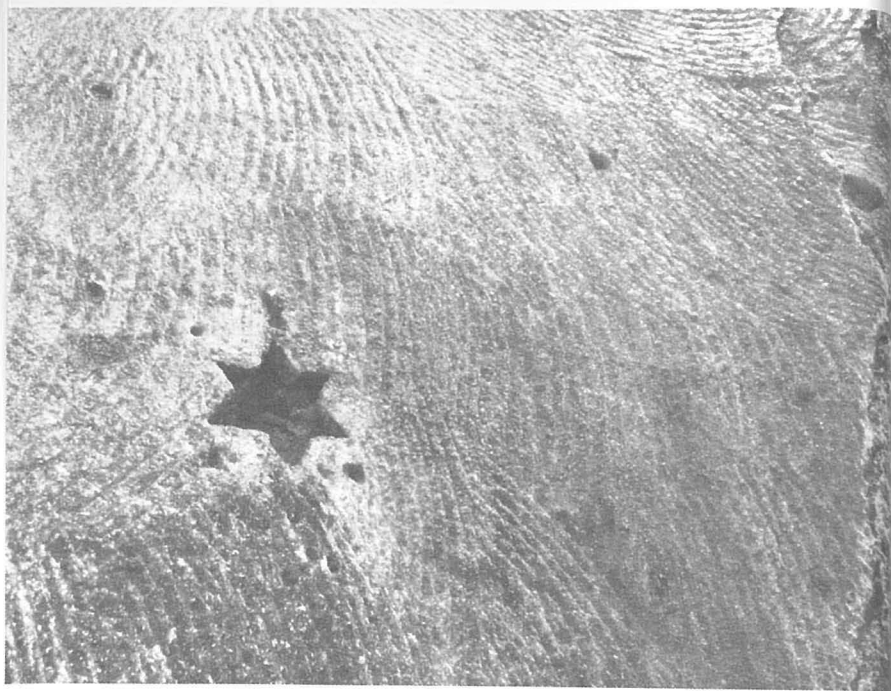
因此，毫不意外地，潘霍華在提格監獄（Tegel Prison）寫給獄友的禱告文的用詞和韻味十分接近詩篇。爲了面對受監禁的那種陰沉沮喪的氣氛，潘霍華每天都將自己浸淫在禱告操練之中，透過獨處與讀經來滋養自己。有一位上過潘霍華的靈修學課程的學生說，仔細品味潘霍華在獄中寫的禱告文之後，令他「用嶄新的眼光欣賞潘霍華靈命的韌度與生命力的

在義人的帳棚裡，有歡呼拯救的聲音：
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源頭——他那持續不斷地、天天地、像孩子般對上帝的依賴。」¹⁹潘霍華對上帝所說的話是毫無遮掩的。他所寫的禱告文大多是以詩體呈現。然而，他文字的優美之處不在於詩文的藝術價值，乃出自他那感恩與單純的禱告生活。剛被監禁的時候，他對他的父母說：「每當就寢之前，我會複誦白天讀到的經文。清晨六點，我喜歡閱讀詩篇和聖詩，然後想念你們所有的人，我知道你們也正在想念著我。」²⁰當他的生命走到盡頭，那位潘霍華被執行死刑時在場的監獄醫生這樣寫道：「我深深地被這一位非凡、令人喜愛之人的禱告方式所感動；他是如此地順服，並且確信上帝已經聽見他的禱告。」²¹

本書內容與體裁

潘霍華有很多禱告的「方式」都體現在他的詩篇註釋中。潘霍華所安排的詩篇主題順



就算委身在一个深受迫害以及被分裂所折磨的教会中，我们还是可以为了教会和基督徒依然勇于承担这些苦难而感谢上帝。

序如下：讚美創造主上帝、稱頌上帝的旨意與律法、回顧救恩歷史、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在教會中慶祝上帝的臨在、祈求生命與祝福、哀慟的呼喊、對過犯的處置、對保護無辜者的頌揚、咒詛上帝的敵人、善的最終勝利和將來的復活。

詩篇裡所描述的，基督與基督徒一起邁向上帝生命旅程的轉折變化中，有一個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從堅固信心所湧出的活潑盼望——分享基督自己透過這些禱告而與上帝建立的親密關係。即使身處在一個深陷戰爭、動盪不安的世界裡，我們依然可以讚美稱頌上帝創造的榮美，並表達我們對上帝旨意和話語的愛慕。縱然居住在一個被偶像奴役的國家裡，我們也有能力認出獨一且真正的彌賽亞（他已經贏得勝利，他的國度是公義與和平），並重申對他的忠誠。就算委身在一个深受迫害以及被分裂所折磨的教會中，我們還是可以為了教會



和基督徒依然勇於承擔這些苦難而感謝上帝。即便在這個歷史階段裡，生活在各方面都受到死亡的威脅，我們仍舊可以祈求生命、幸福、平安，以及其他上帝恩待人的各種益處。

在最後四個引人注意的部分，潘霍華論及苦難的問題、過犯、對仇敵的咒詛和復活的盼望。對於生活在納粹民族主義冷酷無情與窮兵黷武統治下的人們來說，這些詩篇是極具有意義的。

潘霍華以哀傷的詩篇來代表全體基督徒面對逼迫、監禁和死亡之試煉所受的痛苦。這些詩篇鼓勵基督徒，在「良善的人遭遇不幸，邪惡之人卻可以肆無忌憚地作惡而免受懲罰」的情境中，重新體驗耶穌所受的苦。根據潘霍華的觀察，在這種情況中，上帝的旨意是難以測度的，尤其無辜者的哭聲似乎使上帝的榮耀、應許以及上帝的憤怒之間產生明顯的對立。在潘霍華眼裡，「為何上帝不減輕義人的痛苦？」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這樣的問題反過來成為基督對釋放的祈求。這位擔負人類痛苦的人，乃是上帝給予那些感到自己被遺棄而哀號之人的具體答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哭正是上帝告訴人們，祂在受邪惡勢力攻擊而心碎、極度淒涼的時刻裡，與他們一同受苦。

顯然，潘霍華在此所暗示的是基督徒的苦難。同樣明顯的是，潘霍華的書是在嚴苛的審查制度下受檢視，所以他認為不能直接提到猶太人。任何公然同情猶太人困境的舉動，都可能激怒祕密警察對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採取不利的手段，並連累在一九四〇年任何與潘霍華有關聯的人。然而，同樣清楚的是，即便潘霍華只是公開地提到基督徒的窘迫，他同樣也是在描述他在教會掙扎時期念念不忘之歐洲猶太人所遭遇的刑罰。

在這不幸的時代裡，任何人都無法倖免於罪。潘霍華在此堅持，無罪與公義是上帝的工



作，只有透過基督的善功才能做到。在這個自我欺騙猖獗和民族主義式的偽善世界中，能夠看見潘霍華藉由對詩篇作者的悔罪提出寫實的評注，積極地為無辜者辯護，實在令人感到振奮。無罪的人總是祈求能夠證明他們所受的逼迫是無端的，但是潘霍華重申，那些無端受逼迫的人是與上帝一同受苦。上帝已經證明他們無罪。潘霍華大聲疾呼，他們應該帶著喜樂的心昂首闊步，因為不義之事的犧牲者和為公義而犧牲的人是上帝所定意的。

除了宣告「無辜者」與上帝一同受苦之外，潘霍華也對詩篇最令人棘手的部分加以說明，也就是詛咒仇敵的篇章。一向被吩咐要赦免敵人的基督徒可以用這些經文禱告嗎？潘霍華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相信這些措詞強烈的抱怨完全是針對上帝的敵人而發的。以這些詩篇禱告的時候，禱告者會擺脫他的復仇的欲望，惟獨仰望上帝。這些詩篇成為潘霍華相

我吃過爐灰，如同吃飯：我所喝的與眼淚攪雜。

信上帝的具體表現——上帝最終會除去義人所承受的不公義，宣告他們無罪。潘霍華認為這些詩篇匯聚於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必須將它們置於「基督親身體驗上帝之憤怒」的脈絡下來理解。在此脈絡下，基督以感人的禱告祈求他的父親赦免那些劊子手，藉此轉化了上帝的憤怒。潘霍華以基督為例來挑戰這些詩篇表面上的意思，好讓人能看見那位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見到他帶領受傷害的基督徒，將他們對不公義的憤怒轉變為饒恕的禱告與清白的自信心。潘霍華強調，這個與「對復活的盼望」意義相同的自信心，在詩篇中是固定不變的副歌。由於上帝在基督裡的愛，就今世邪惡勢力的角度而言是失敗與死亡的，都變成上帝的勝利和基督徒與那位「受苦—得勝的」(suffering-triumphant) 基督聯合的勝利。

因此，潘霍華以樂觀的語氣結束這一本傑出的小書。處於戰火瀰漫、如同世界末日般

的歐洲，分裂的教會，自己的國家忙於執行邪惡的全國性種族屠殺政策之際，潘霍華的詩篇研究提出了抗議，也帶來了希望。相較於那些盲目搖旗吶喊的愛國主義，以及鼓吹以無意義的暴力傷害無辜的民族主義標語，這一本書猶如清澈的暮鼓晨鐘，出自一位小型反抗組織代表者之手，他採取極危險、看似徒勞無功的行動，只爲了要在德國中找回真實的基督徒。但是，納粹的審查員並沒有受騙；他看出這本書的政治意涵，以及它暴露出納粹強加於無數人身上的痛苦。此書不僅僅是一本詩篇的註釋書；也幫助基督徒和基督建立起個人的關係，因爲那是基督徒處於對抗邪惡勢力之生死關頭所需的靈糧。²²

文本

《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是由德國的巴德薩爾楚夫倫出版社（Bad Salzungen）

publishers，即 Verlag Für Mission-und Bibel-Kunde〔MBK〕，專門出版宣教和聖經資訊）所出版的。此書於一九四〇年問世，爲潘霍華生前所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戰後重新印行，直到一九六八年爲止總計再版十二刷。此英文譯本²³所根據的新德文評註版是一九八七年由凱澤出版社（Kaiser Verlag）出版，作爲德文版《潘霍華著作全集》（*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Series*）系列第五冊的一部分。該德文評注版的每一頁上方都有註明此書前一個版本（收錄於《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的頁數。²⁴此書有兩個舊的英文譯本，一個是在一九七〇年由奧格斯堡出版社（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發行，另一個則是一九八二年由愛上帝姊妹會出版社（SLG Press）²⁵印刷。

目前這個英文註解譯本能夠出版，是因爲伯尼斯教授（Prof. James H. Burtness）所付



我願和睦，但我發言，他們就要爭戰。



出的心力，他目前是國際潘霍華學會英語分會（International Bonhoeffer Society, English Language Section）的副會長，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潘霍華專家。伯尼斯教授亦是本書第一個英文譯本的翻譯者，所以，擔任此新譯本之翻譯者的他必須接受更困難的挑戰：超越他自己原本就倍受肯定的譯文。即使編輯和修改的過程十分漫長，他仍能以絕佳的技巧和令人欽佩的耐心完成此項任務，這證明了他精通潘霍華的德文著作。我非常感激他，因為他讓身為此書編輯者的我減輕了工作分量。

我也要向英文版《潘霍華文集》（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的總編輯霍德（Wayne Whitson Floyd, Jr.）表示感謝。霍德博士以他一貫小心翼翼的風格，花費無數的時間與我逐字逐句地查看文本，並諮詢此系列前面四冊的編輯者和翻譯者的意見。這一切都是為了達成此新註解版的主要目標——忠於德文版的原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衆多！

文，並使每一冊對潘霍華的用詞遣字和寫作風格的翻譯都能一致。我相信，如此一來可以提供一份忠於原文且可讀性非常高的文本，並有助於達成潘霍華寫這本書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幫助讀者與耶穌基督一起用詩篇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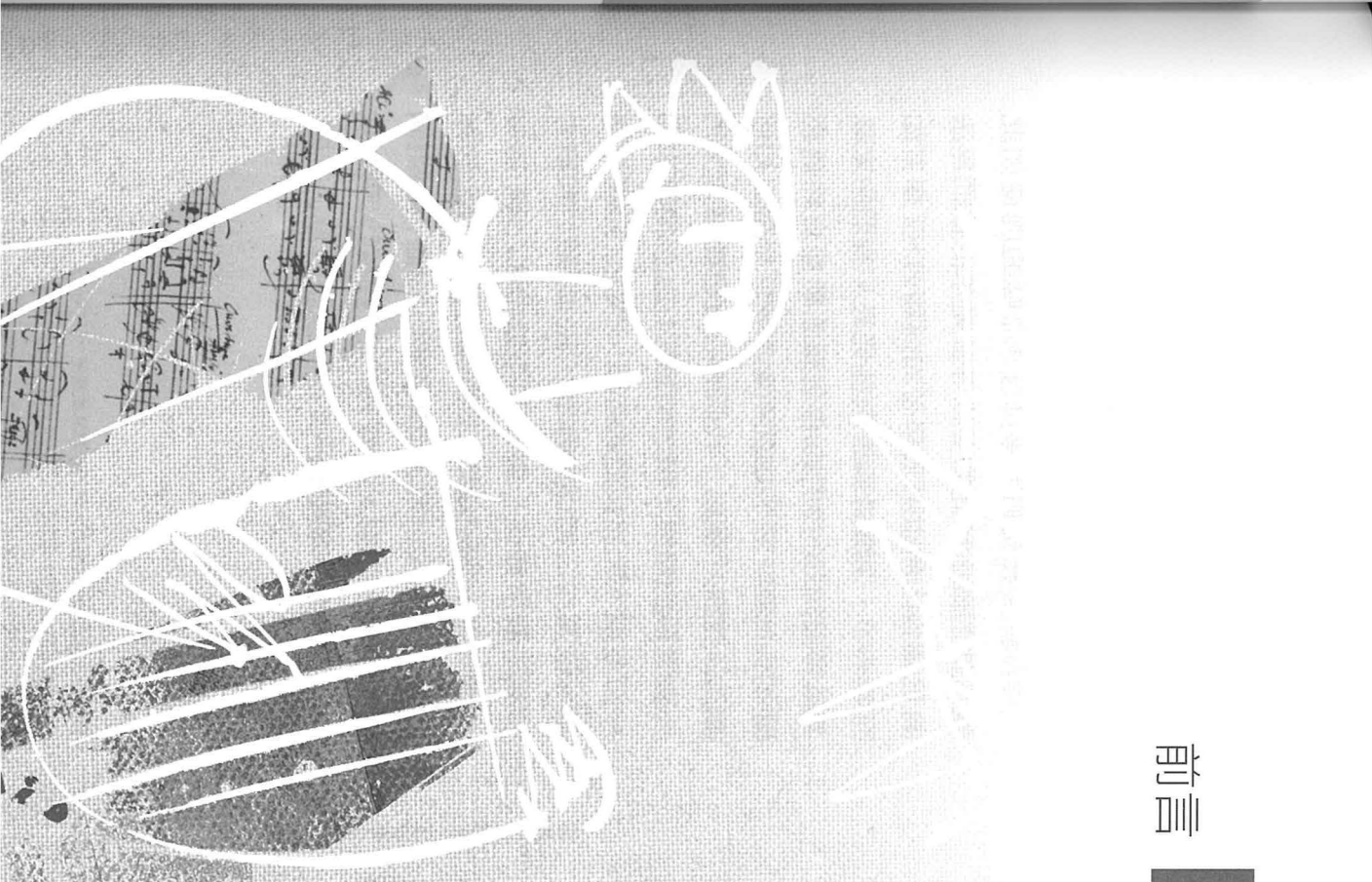
傑弗利·凱利
（Geffery B. Kelly）
英文版編輯

（本文出自英文版《潘霍華文集》〔卷五〕編者導論，*Life Together and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ed. Geffery B. Kelly, trans. Daniel W. Bloesch and James H. Burtnes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6], pp.143-54。承蒙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授權使用。）

前言



我們只能從耶穌基督向永恆上帝的新禱中，
從那位與我們同活的上帝之子的話語，
學到真正的禱告。



主啊，教導我們禱告

「求主教我們禱告！」¹耶穌的門徒如此說。他們做出如此的要求等於是承認他們無法自己禱告，所以必須學習如何禱告。「學習如何禱告」一語聽來似乎有些怪異。我們向來以為，倘若不是我們的心充滿感動而自然而然地禱告的話，我們也就不會想要「學習」如何禱告。然而，認為「我們的心會自動禱告」是一個危險的錯誤，但這個想法在基督徒當中卻十分普遍。因為我們將祈願、希望、感嘆、悲痛、欣喜（心可以自動起作用的情緒）和禱告混為一談。如此一來，我們也混淆了天和地，人與上帝。禱告絕對不僅僅是內心情緒的傾瀉，乃是尋求上帝，與祂交談，不論內心飽滿還是空虛。沒有人能靠一己之力做到，只有依靠耶穌基督才能辦到。

門徒們想要禱告，但不知如何進行。其實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想要和上帝說話卻沒辦法；站在上帝面前卻啞口無言；發現自己對上帝的聲聲呼求到頭來卻只是無聲的吶喊，心和口說出的竟是一種上帝不願意聽的荒謬語言。在這樣的需求下，我們往往向外尋找能夠幫助我們的人，一位懂得禱告的人。如果我們當中有一位懂得如何禱告的人，他就能帶領其他人禱告；如果我們能和他一起禱告的話，那我們的困難就獲得解決了！當然，有經驗的基督徒能夠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大的助益。但是，他們也只能透過一位幫助者才能做到，而且，如果他們是真正在教禱告的話，他們會把我們引導至那位幫助者那裡，就是耶穌基督。如果他帶我們一起禱告，如果我們有幸與他一同禱告，如果他同意我們跟隨他一起走向上帝並教我們禱告，那我們就可以擺脫無法禱告的痛苦。這正是耶穌基督所要做的。他就是要教





導我們禱告，要我們和他一起禱告，爲此我們可以歡歡喜喜地確信上帝聽見我們了。當我們的意志完完全全地參與在基督的禱告之中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正確地禱告。惟有在基督裡，我們方能禱告，也惟有與他一起禱告，才能確信上帝聽見了。

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禱告。孩童學會如何說話，因爲他的父親對他說話。他學習父親說話的方式。同樣地，我們學習如何向上帝說話，因爲上帝已經先向我們說話，且繼續在對我們說。透過天上父親的話語，祂的孩子們得以學習如何對祂說話。藉由複誦上帝自己的話，我們開始向祂禱告。我們應當向上帝說話，祂也想要聽，但不是用我們心中那種錯誤和紊亂的言語，而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對我們說的那種清晰以及純淨的言語。

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所說的話和我們相遇在聖經之中。假如我們要以確信和歡樂之心禱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告，那麼，就必須以聖經的話語（words）作爲禱告的穩固基礎。因爲，藉此我們知道耶穌基督，上帝之道（the Word），教我們如何禱告。如此一來，從上帝而來的話語（words）便成爲引導我們邁向上帝的足跡。

學習以耶穌的名禱告

在聖經裡有一卷不同於其他書卷的書，因為內容只有禱告詞。這卷書就是詩篇。²乍看之下，聖經中有一本祈禱書是令人驚訝的。聖經是上帝對我們說的話，但禱告卻是人的話。禱告文是如何進入聖經的呢？我們千萬不要誤解，即便在詩篇裡，聖經依然是上帝的話。難道說，這些向上帝發出的禱告也是上帝自己的話語嗎？這似乎令人難以理解。只有當我們記得，我們只能從耶穌基督向永恆上帝的祈禱中，從那位與我們同活的上帝之子的話語，學到真正的禱告，才能領悟箇中的道理。耶穌基督已經將人一切需要、一切喜樂、一切感恩、一切盼望都帶到上帝面前。在他口裡，人的話語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倘若我們以他的禱詞和他一同禱告，上帝的話語便再次成為人

的話語。聖經裡所有的禱詞都是我們和耶穌基督一起禱告的禱詞，在其中，他與我們同在，並把我們引領到上帝面前。除此以外沒有真實的禱告，因為惟有在基督裡並與基督一起，我們才能真正地禱告。

假如要閱讀和使用聖經中的禱詞來禱告的話，特別是詩篇，就不應該先問這些禱詞與我們有何關係，而要問與耶穌基督有何關係。我們應該先理解作為上帝話語的詩篇，然後才能夠使用它們禱告。所以，重要的不在於是否詩篇適切地為我們表達出某個特定時刻的內在感受。如果我們想要正確地禱告，很可能必須要做出違背心意的禱告。我們要禱告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要我們禱告的。假如我們完全地依賴自己，很可能祈禱的內容只是主禱文中的第四句祈願。然而，上帝所要的卻不是這樣。應該讓上帝話語的豐富性而不是我們內心的貧乏，來決定我們的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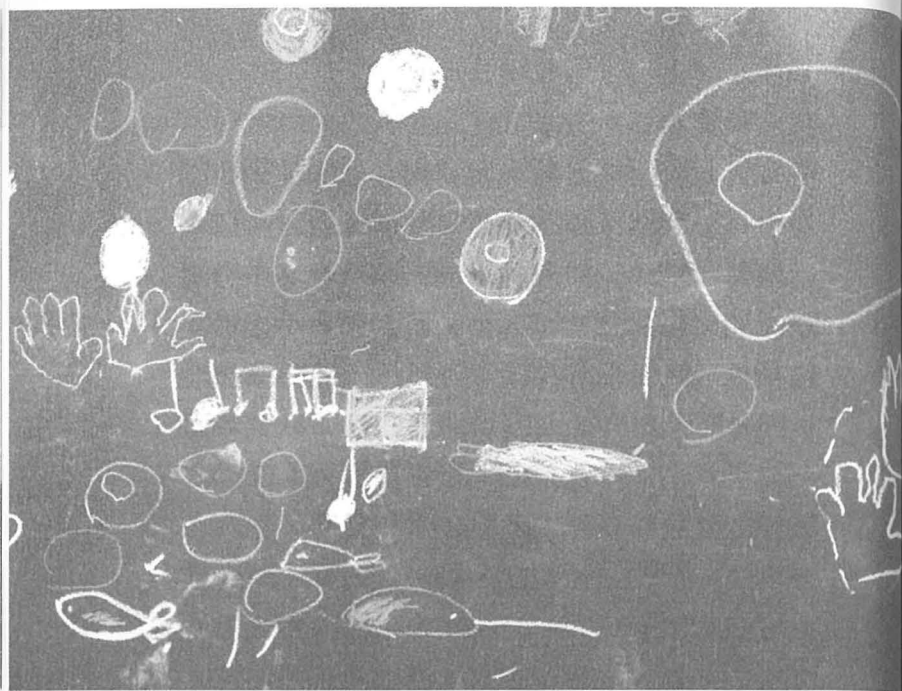


因此，如果聖經也包含了一卷祈禱書，我們學習到，不僅上帝對我們說的話語才是上帝的話，就連上帝想要從我們這裡聽到的亦然，因為這是祂親愛兒子的話。這是純粹的恩典，就是上帝告訴我們如何與祂談話並且建立關係。我們可以透過奉主的名禱告而這樣做。詩篇就是為此目的而賜給我們，好讓我們學習奉主的名來用它們禱告。

爲了回應門徒的請求，耶穌將主禱文賜予了他們。³一切的禱告都包含在它裡面。凡是包含在主禱文裡的祈願都恰如其分地被禱告出來；凡是不包含在裡面的就不能算是禱告。聖經中所有的禱告均被總結在主禱文裡，被其無法丈量的廣度所涵蓋了。一切的禱告並沒有因主禱文而成爲多餘的，而是構成主禱文無窮盡的豐富性，因爲主禱文是其所有的總和。關於詩篇，路德說：「它穿透了主禱文，主禱文也穿透了它，因此可以藉由其中之一來瞭解另外一個，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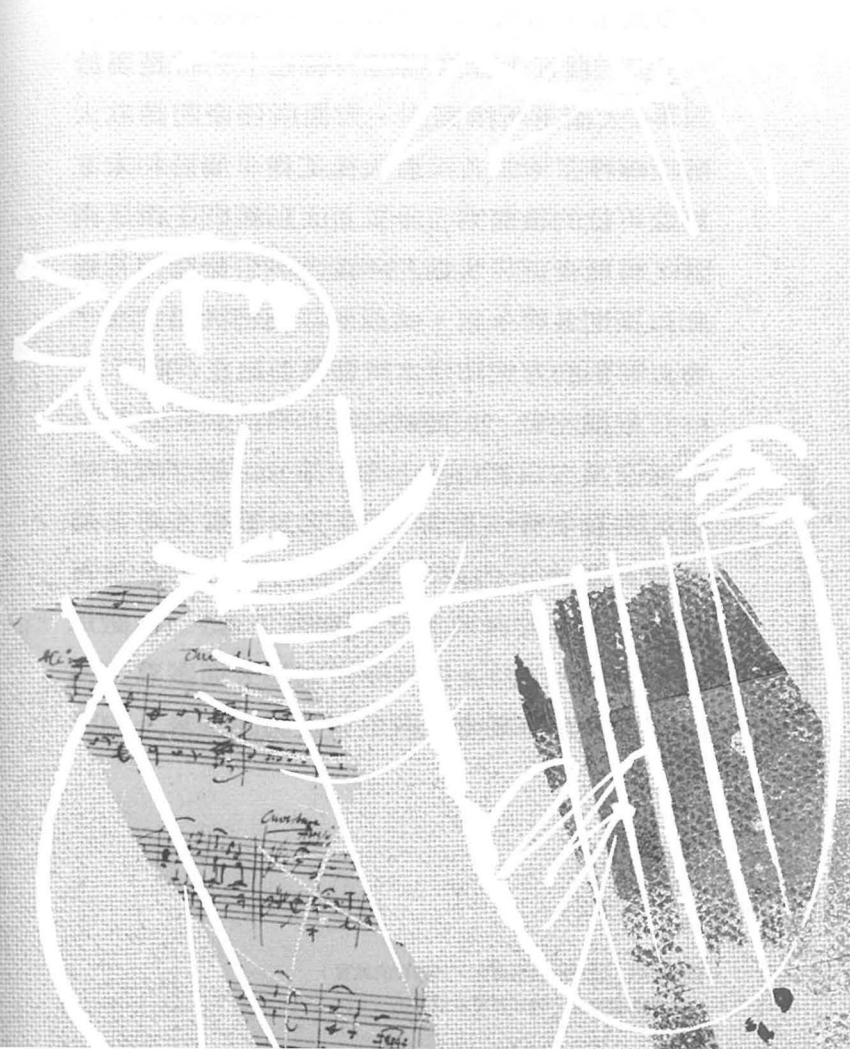
這樣，你的民，你草場的羊，要稱謝你，直到永遠；
要述說讚美你的話，直到萬代。

且將彼此帶入一個充滿喜悅的和諧狀態。」⁴所以，主禱文成爲檢驗我們到底是奉主的名還是奉自己的名來禱告的標準。由此看來，詩篇常被單獨抽出來與新約一起印刷發行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爲詩篇是基督教會的禱告，屬於主禱文。



詩篇是誰的禱告？
是大衛（所羅門、亞薩……等）的禱告，
基督的禱告，我們的禱告。

用詩篇禱告的人



在一百五十首詩篇裡，有七十三首是屬於大衛王所撰寫的，大衛所任命的詩歌大師亞薩作了十二首，替大衛工作，屬於利未家族之可拉的後裔寫了十二首，所羅門王撰了兩首，可能受僱於大衛和所羅門的音樂師傅希幔和以探則各有一首。這說明了為何大衛這名字會以特別的方式和這本詩篇集連結在一起。

根據記載，大衛被祕密地膏立為王之後，他受召喚去為那位被上帝所離棄並被惡魔所擾亂的掃羅王彈奏豎琴。「從上帝那裏來的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大衛就拿琴，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離了他。」（撒母耳記上十六23）。很可能這就是大衛撰寫詩篇的開始。藉著受膏立時上帝之靈臨到身上的力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讚你，稱讚你的誠實！
以色列的聖者啊，我要彈琴歌頌你！

量，他能夠用詩歌驅除惡魔。我們所閱讀的詩篇中，沒有一篇是在他受膏立之前完成的。這些後來被納入聖經正典的詩歌，一開始是那位受召成為彌賽亞、大衛君王的禱告，也就是那位被應許的王（耶穌基督）的祖先，他的禱告。

根據聖經的見證，作為上帝選民之受膏君王的大衛是耶穌基督的原型。他所遭遇到的事都是為了在他裡面、從他而出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穌基督，而遭遇的。他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既是先知，又曉得上帝曾向他啓示，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寶座上，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使徒行傳二30~31a）⁵大衛在他的職分、生命和話語上為基督作見證。新約裡說得更多。那位應許的基督自己（希伯來書二12，十5），或者就像亦已預表的聖靈（希伯來書三7），在大衛的詩篇裡已在說話。同樣這些話，大衛說了，因此，未來的彌賽亞透過了大衛說話。大衛的



謙卑的人看見了就喜樂：
尋求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醒。

禱告，也是基督的禱告。更正確地說，基督本身透過他的先驅者大衛禱告。

對新約的這一段簡短的註解闡明了整本詩篇集的重要性。它使詩篇與基督產生關聯。關於在細節上要如何理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但是，重要的是注意到，即使大衛的禱告也不是出於個人內心的澎湃，而是出自內住於他的基督。當然，那位祈禱出詩篇的人依然是他自己，卻又是在他裡面並透過他禱告的基督。年老大衛的臨終之言也隱含了同一件事：「耶西的兒子大衛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膏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說：『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他的話在我口中。』」（撒母耳記下二十三1~2）隨後說出了關於即將來臨的公義之王耶穌基督的最後預言（編按：「那次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執掌權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第3~4節〕）。⁶

因此，這再一次地讓我們認識到先前所確信的。的確，並非所有的詩篇都是大衛所撰，新約亦不曾說整本詩篇都是出自於基督之口。然而根據前面所提示的，其重要性應該足以讓我們瞭解，為何這一整本詩篇會明確地與大衛的名字連結在一起。耶穌自己也曾大略地提到詩篇宣告他的死亡與復活，並傳揚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44以下）。

人怎麼可能和耶穌基督一起用詩篇禱告呢？就因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的肉身背負著人類的一切弱點，在上帝面前毫無遮掩他所擁有的人性，並且站在我們的立場為我們禱告。他比我們更深刻地瞭解什麼是苦惱和傷痛，過犯和死亡。所以，帶到上帝面前的禱告，是他所背負之人性的禱告。那的確是我們的禱告，但是既然他比我們本身更認識我們自己，既然他為了我們的緣故成為真正的人，那也真正是他的禱告，況且，它之所以能夠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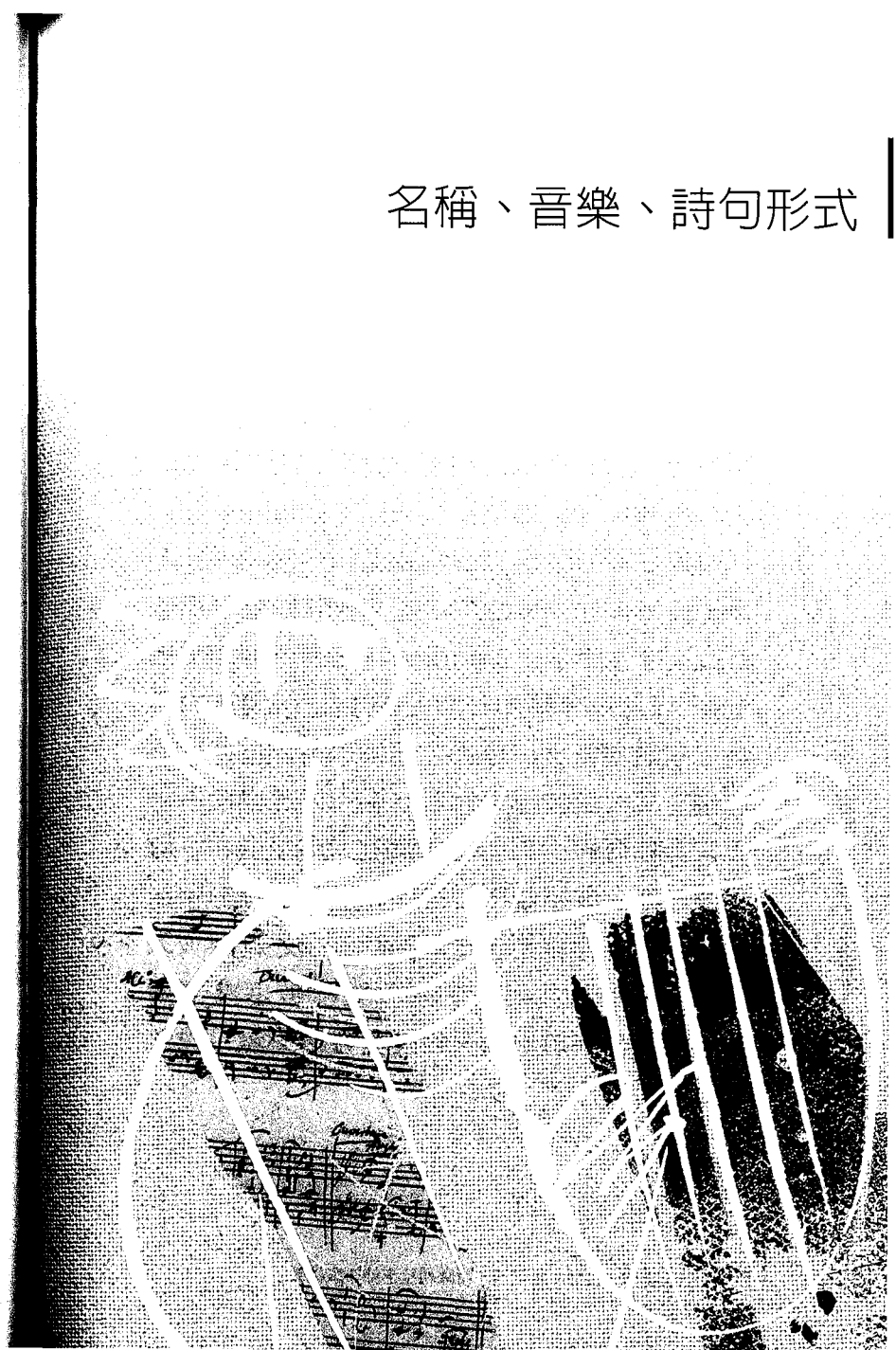
名稱、音樂、詩句形式

我們禱告完全是因為那是他的禱告。

詩篇是誰的禱告？是大衛（所羅門、亞薩……等）的禱告，基督的禱告，我們的禱告。我們——也就是說，起先是指能夠祈禱出詩篇龐大豐富性的大群體，但是後來也是指只要是參與基督和他所屬之群體，並用他們的禱詞禱告的個人。大衛、基督、教會、我自己，無論何種情況下我們將這些因素作整體考量時，會發現上帝教導我們禱告的美好方式。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說：
我的泉源都在你裡面。



詩

篇的希伯來名稱也有「讚美詩」(Hymns)的意思。詩篇七十二篇20節提到，前面的詩篇都是「大衛的祈禱」。兩個名稱都令人感到驚奇，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乍看之下詩篇不包含讚美詩和禱告。儘管如此，訓誨詩或哀歌基本上也算是讚美詩，因為用於榮耀上帝；此外，即使內容不包含對上帝說話的詩篇（例如詩篇第一、二、七十八篇）也可以算是禱告，因為讓使用它們禱告的人沉浸在上帝的旨意和目的之中。「詩篇集」(Psalter)一詞原本是指一種樂器，只有作為隱喻之意時才是指「以歌曲的形式獻給上帝的禱告文集」。

我們今日所擁有的詩篇大多數是為了禮拜儀式的音樂而作的。聲樂與各種樂器一起進

行。再次地，這種特殊的禮儀音樂歸給了大衛。正如他曾經彈奏豎琴來驅除惡魔，神聖的禮儀音樂同樣也具有如此的效力，以致有時也會用稱呼先知講道的詞語來稱呼它（歷代志上二十五2）。許多難以理解的詩篇標題其實是用以指引樂師的。這也適用於常出現在一首詩篇的中間作為間奏記號的「細拉」。「細拉指出人必須靜默而且迅速地思考詩篇的話語；因為需要用平靜安詳的靈魂，才能緊握和持守住出現在詩篇裡的聖靈。」（路德）⁷

人們很可能常常以啓應輪唱的方式來吟誦詩篇。因為詩句形式的關係，它們非常適合以那樣的方式吟誦，由此可見，每一詩句的兩部分緊密地彼此呼應，以不同的詞語表達實質上相同的意思。這叫作結構平行句。這樣的形式並非偶然的。它鼓勵我們不要使我們的禱告倉促中斷，並且邀請我們和別人一起禱告。對我們這種往往會草率禱告的人而言，那看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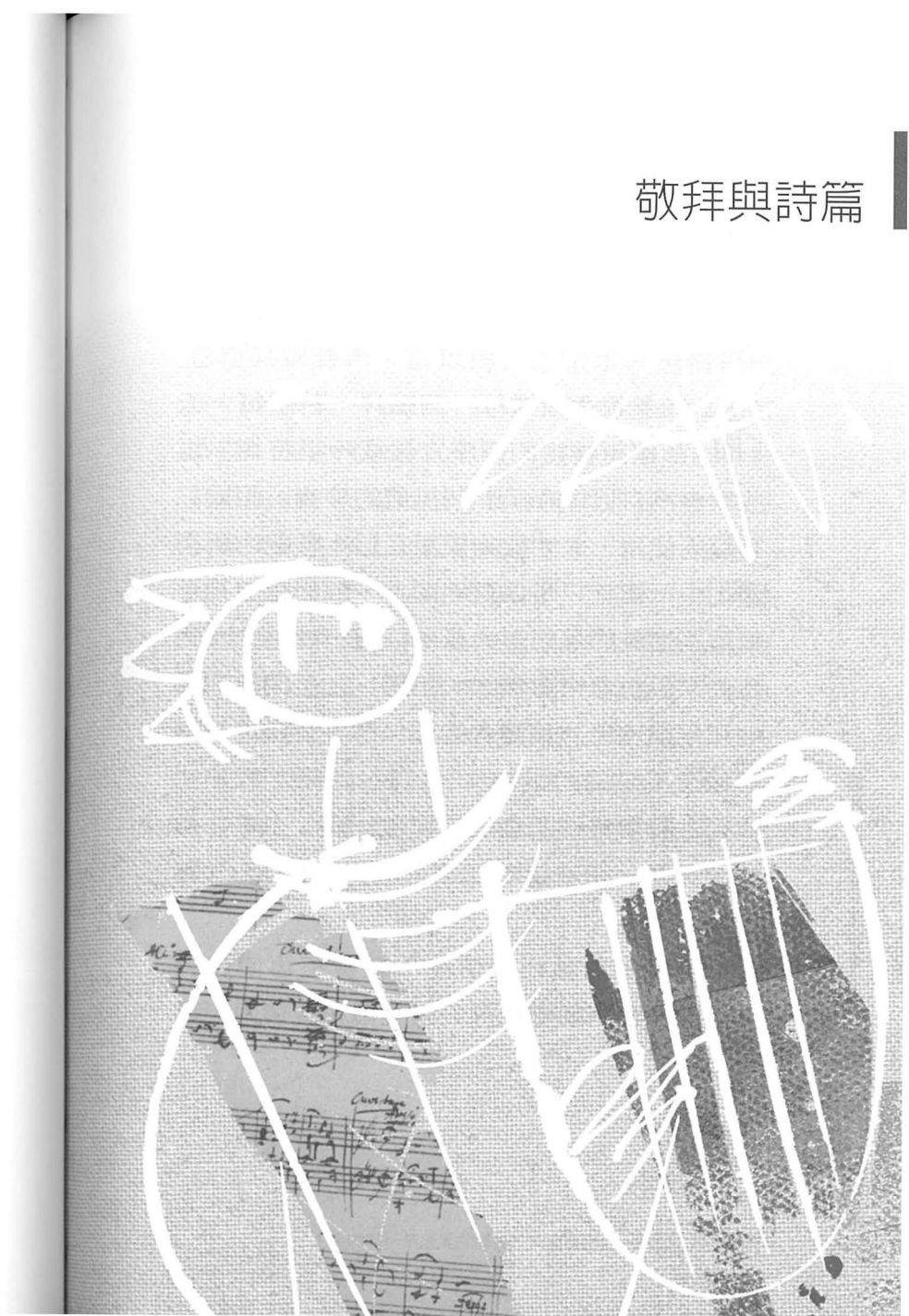
亞薩的兒子撒刻、約瑟、尼探雅、亞薩利拉都歸亞薩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

敬拜與詩篇

必要的反覆，恰恰是禱告中所需要的沉浸與專注。那同時也是一個記號，標示著大家，當然是指所有的信徒，雖然用不同的詞語禱告，卻是使用完全一樣的語言。所以說，詩句的形式特別能召喚我們一起用詩篇禱告。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



有許多教會連續每一個禮拜，甚至每一天都按照排定的順序宣讀或吟唱詩篇。這些教會為自己保存了一個無價的珍寶，因為只有每天使用，人才能夠浸淫在這本神聖的祈禱書之中。儘管只是偶爾地閱讀，我們也會幾乎被這些禱詞的思想與力量所征服，就連美食對我們來說也愈來愈無味。不過，凡是開始認真地和規律地用詩篇禱告的人，都會很快地放棄其他微不足道的祈禱文，並說：「哦！我無法找到在詩篇集裡所發現的那種汁液、力量、激情、火熱。這味道嚐起來太冷又太硬。」（路德）⁸

所以，無論什麼情況下教會不再使用詩篇禱告，我們就要在每天的早禱和晚禱中更頻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繁地使用詩篇，每天至少使用幾則詩篇來研讀和禱告，這樣每年就能成功地讀完這卷書好幾次，也愈來愈瞭解詩篇。我們也不應該任憑己意地篩選詩篇，自以為比上帝本身還懂得應該如何禱告。如此行就是不尊重聖經裡的祈禱書。在古代教會，熟背「整個大衛」是稀鬆平常的事。在某個東方教會裡，這甚至是擔任牧職的先決條件。教父聖耶柔米（St. Jerome）說，在他的時代，人們可以在田裡和花園中聽到詩篇的吟誦。⁹詩篇豐富了初代基督教的生命。但比起這一切還要緊的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的嘴裡依然說著詩篇的詞句。¹⁰

如果詩篇被棄置不用，基督教會就失去了一筆無比的財富。恢復詩篇就會獲得意想不到的力量。

上帝曾經對我們隱藏祂的命令，
曾經使我們無法認出祂的旨意，
這是新生命中最深層的焦慮。



✿ 創造 ✿

聖經宣告上帝是天地的創造者。很多首詩篇要求我們尊敬、讚美和感謝祂。然而，沒有一首詩篇只談創造，¹¹反倒總是提到那位透過語言向其子民彰顯自我的上帝，將祂描述為已知世界的創造者。因為上帝已經對我們說話，因為上帝的名已經啓示給我們了，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祂是創造者，否則就不認識祂。創造描繪出上帝透過祂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啓示，向我們展示的權柄與信實。我們敬拜那位自我啓示為救贖者的創造者。

詩篇第八篇把上帝的名和祂對人的慈愛頌讚為祂所做之工的冠冕。但是，單只從創造的角度來看，那是無法理解的。詩篇第十九篇在提到天體運行之壯麗景象的同時，就同時以令人意想不到、突然插入的方式提到上帝律法的

我們將按照詩篇的禱詞所觸及的主題作以下的安排：創造、律法、救恩歷史、彌賽亞、教會、生命、苦難、過犯、仇敵、終末。要將這些作恰當的安排並不困難，只要按照主禱文裡的祈願順序就可以了，而且可以顯示詩篇被耶穌的禱告完全吸收。可是，為了不要將我們的觀察事先預設這樣的結論，我們還是認定這樣的安排是從詩篇本身推斷出來的。





啓示更爲輝煌，以及對於悔改的呼籲。詩篇第二十九篇讓我們對上帝在雷聲中所展現的可怕力量感到驚異，然而目的就在上帝賜予百姓的力量、祝福與平安之中。詩篇第一〇四篇把我的目光聚焦在上帝所做之工的完滿性，同時看到，惟獨祂的榮耀存到永遠，罪惡最終將被化爲烏有。

創造的詩篇不是抒情詩，而是對上帝子民的教誨，讓他們明白救恩，也藉此認識和榮耀世界的創造者。受造物是爲了信主的人預備的，若存著感謝的心領受，凡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提摩太前書四3~4）。然而，我們只能對那些與上帝在基督裡的啓示一致的事物心存感謝。受造物及其天賦都是爲了耶穌基督的緣故而存在。因此我們與耶穌基督一同、在耶穌基督裡、透過我們所屬的耶穌基督，感謝上帝宏偉的創造。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 律 法 ✿

這三首（第一、十九、一一九篇）以特殊的方式使上帝的律法成爲感謝、讚美和祈求之對象的詩篇，主要是對我們表明律法所帶來的祝福。那麼，在「律法」之下，人可以瞭解上帝全部的拯救行動，以及在順服中找到新生命的方向。假如上帝透過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生命指出了重要且全新的方向，我們就能獲得律法和上帝命令中的喜樂。上帝曾經對我們隱藏祂的命令（詩篇一一九19），曾經使我們無法認出祂的旨意，這是新生命中最深層的焦慮。

認識上帝的命令是一種恩典。上帝的命令使我們免於靠自己的努力和衝突之苦；使我們的步伐穩健，旅途喜樂。上帝發出誠命好讓我們遵行，而且對於在耶穌基督裡找到拯救的人而言，「他的誠命不是難守的」（約翰一書五



3)。耶穌自己也在律法之下，並且透過全然地順服天父來遵行律法。上帝的旨意成為他的喜樂和滋養。因此，他為我們感謝律法的慈愛，使我們享有遵行它的喜樂。現在我們宣認我們喜愛律法，申明我們欣然地保有它，也要求自己繼續在它裡面保持潔淨無瑕。我們這麼做並非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奉那位為我們而活並在我們裡面活著的耶穌基督之名而禱告。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篇讓我們感到特別困難，可能因為它的長度和單調。¹²既然這樣，逐字逐句緩慢地、平靜地、耐心地推敲是有幫助的。我們會因而發現，表面上看起來重複的地方其實都是同一主題（喜愛上帝的話）的更新變化。因為這樣的愛是永無止境的，所以用來描述它的話語也是無止境的。這些詩句一生都要伴隨著我們，且因著簡單明瞭而成為孩童、大人和年長者們的禱告。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論說你的法度，並不至於羞愧。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樂：這命令素來是我所愛的。

救恩歷史

詩篇第七十八篇、一〇五篇和一〇六篇告訴我們關於上帝百姓在世上的歷史，上帝的揀選之恩與信實，以及百姓的不忠與忘恩負義。詩篇第七十八篇並不是一篇訴諸任何對象的禱文。我們應該如何使用這類的詩篇禱告呢？詩篇第一〇六篇要求我們感謝、讚美、獻身和祈求，要求我們認罪且以過去的救恩史為借鏡而呼求。為上帝的美善而感謝，因為上帝持續、永恆不斷地將它賜給百姓，使我們今日依然能像祖先一樣經驗到：因上帝自救贖祂的百姓出埃及直到各各他為我們完成的奇妙作為而讚美；為了比以前更加忠於上帝的命令而獻身；祈求上帝照著祂的應許賜下恩典；因著如此大的慈愛而坦承我們的罪、不忠和卑劣；為了上帝百姓最終的聚集和救贖而呼求。



他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哪，
你們要記念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並他口中的判語。

當我們把上帝曾經為祂百姓所做的視為替我們而做的時候，當我們承認自己的過錯和上帝的恩典的時候，當我們根據上帝先前的奇妙作為而確信祂的應許，並為其實現而禱告的時候，當我們最終看見上帝和祂子民的整個歷史在耶穌基督裡實現的時候（上帝已經透過祂幫助我們，將來也會繼續幫助），我們就用這些詩篇禱告。因為基督的緣故，我們感謝上帝，祈求上帝，向上帝認罪。

彌賽亞

上帝的救恩史將在差遣彌賽亞的時候實現。¹³根據耶穌自己的解釋，詩篇蘊含著關於這一位彌賽亞的預言（路加福音二十四 44：「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詩篇第二十二篇和第六十九篇在基督徒團體中被稱為基督受難的詩篇。

在十字架上，耶穌自己用詩篇第二十二篇的開頭作禱告，使它無疑地成為他自己的禱告。第22節在希伯來書二章12節置於耶穌口中，第8節和第18節則是對耶穌被釘十字架直接的預言。倘若大衛自己曾經在苦難中用此詩篇禱告的話，那麼他是受上帝膏立的君王卻也是受人迫害者的身分而禱告。基督就是從



他向百姓施行救贖，命定他的約，直到永遠：
他的名聖而可畏。

這位君王而出。大衛身上懷著基督而禱告。但是基督應用了這個禱告，使它首次將其意義完全發揮出來。我們只能在與耶穌基督的團契關係中用這詩篇禱告，如同已經參與基督苦難的人。我們用此一詩篇禱告不是出於偶然發生在我們個人身上的痛苦，而是出於同時也臨及在我們身上的基督受苦。但是我們總是聽見耶穌基督與我們一起禱告，也聽見舊約那位君王透過他禱告。藉由複述這禱告，即使我們無法測量與經驗它全部的深度，也能夠和基督一同來到上帝寶座前禱告。

詩篇第六十九篇5節（「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隱瞞。」）呈现出一些難題，因為基督在此向上帝訴說自己的愚昧與過失。當然大衛在這裡所說的是他自己的罪過。但是基督所說的卻是所有人，包括大衛的和我自己的過犯。他不但替所有人承擔這罪過，也因此而經歷天父的憤怒。這位具有真

實人性的耶穌基督用這詩篇禱告，也帶我們進入他的禱告。

詩篇第二篇與第一一〇篇見證了基督勝過了敵人，建立了自己的國度，上帝的子民對他的敬拜。這預言也將大衛的國度和基督的國度連結起來。但我們已經在大衛身上認出臨到的基督。路德稱詩篇第一一〇篇為：「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真正至高的、最重要的詩篇。」¹⁴

無疑地，詩篇第二十篇、二十一篇和第七十二篇，原本所指涉的是大衛和所羅門的俗世國度。詩篇第二十篇祈求上帝能悅納這位扮演彌賽亞角色之君王所獻的祭物，使他戰勝仇敵；詩篇第二十一篇為了這位君王的勝利與加冕而感謝；詩篇第七十二篇祈求貧窮者能獲得公義與幫助，以及君王國度裡的和平、穩定的政權和永恆的榮耀。我們用這些詩篇來為耶穌基督在今世得勝而禱告，為已經取得的勝利獻上感謝，也為建立一個由君王耶穌基督治理之



公義與和平的國度禱告。詩篇六十一篇 7~8 節和六十三篇 11 節都屬於此類詩篇。

頗受爭議的詩篇第四十五篇表達對彌賽亞君王的愛慕，包含他的美貌、他的財富、他的權力。當新娘嫁給這位君王時，她就要忘記她的同胞和父家（第 10 節：「女子啊，你要聽，要想，要側耳而聽！不要記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並且宣誓效忠君王。她只為他一人而裝飾，歡喜地來到他那裡。這就是耶穌這位君王和屬於他的教會之間的情歌和禱告。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教會

詩篇第二十七、四十二、四十六、四十八、六十三、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篇和其他篇章都是歌頌聖城耶路撒冷，上帝子民的重要節日，聖殿和榮耀的敬拜儀式。這是拯救者上帝在祂子民當中的顯現，我們為此而感謝、歡欣和渴望。錫安山和聖殿對以色列人而言，就如同上帝在普世的教會對我們的意義一樣，上帝總是透過話語和聖禮而內住於祂的百姓之中。儘管有敵人存在，但是教會將續存（詩篇四十六）；被邪惡世界的力量所俘擄的日子將結束（詩篇一二六、一三七）。在基督裡向會眾顯現的慈愛上帝就是詩篇裡一切感恩、一切歡樂和渴望的實現。上帝真正在他裡面的耶穌渴望與上帝親近，因為他成為如同我們一般的人（路加福音二 49），所以他與我們一起



在基督裡向會眾顯現的慈愛上帝
就是詩篇裡一切感恩、一切歡樂和渴望的實現。

禱告，祈求上帝與屬於祂的人同在。

上帝應許祂自己將臨在於會眾的禮拜當中。因此，會眾必須按照上帝的命令來進行禮拜程序。但是耶穌基督本身已經提供最完美的禮拜儀式，因為他透過自願的、無罪的犧牲完成上帝所規定的祭禮。對我們來說，現今尚存的只有在禱告、歌唱和符合上帝旨意之生活中的讚美和感恩祭（詩篇十五、五十）。因此，我們整個生命成為禮拜儀式，也就是獻上感恩的生命。上帝希望收到這樣的感恩祭，並且對懂得感恩的人施行祂的拯救（詩篇五十23：「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這些詩篇欲教導我們為基督而感謝上帝，並在會眾當中用心、口和雙手讚美祂。

生命

許多熱心虔誠的基督徒用詩篇禱告的時候，都會注意到其中出現了很多次為生活和產業的祈求。許多人看到基督的十字架時，會產生不健康的想法，認為生活和上帝在世上所賜的具體福分必定是不可靠的利益，所以無論如何都不值得追求。隨後，他們就會從詩篇裡取出相關的禱詞，將之認定為屬於舊約時代的初階信仰，而新約時代已經擺脫那些不成熟的信仰了。這麼做其實是妄想比上帝還屬靈的作法。

正如那句爲了日用飲食而禱告的祈願，涵蓋了肉體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範圍，同樣地，對上帝這位生命的創造者與維護者的禱告，勢必也包含了爲生活、健康和上帝良善之具體證據的祈求。肉體生命不是可鄙的。相反地，上

帝使我們與祂在耶穌基督裡相通交流，讓我們能在現世與將來的生命都依靠祂而活。正因為如此，上帝賜給我們屬世的禱告，使我們能夠更認識、更稱頌並更愛上帝。上帝希望虔敬的人在世上過得平安舒適（詩篇三十七）。⁵⁵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並沒有排除這種欲望，反而更確立了它的正當性。在跟隨耶穌的時候，衆人必須承擔許多困苦，他們將要如同門徒的回答（「不，一點也沒有！」）¹⁶一樣地回答耶穌的問題：「你們缺少什麼沒有？」（路加福音二十二35）。在此假設的背後是詩篇的教導：「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詩篇三十七16）

只要我們如詩篇本身一樣認識到，這一切都是上帝仁慈對待我們的證據，從而堅信上帝的慈愛比生命更好（詩篇六十三3，七十三25~26），我們就不應該對於以詩篇來爲生活、健康、平安和富足禱告而感到良心不安。





豈能在墳墓裡述說你的慈愛嗎？
豈能在滅亡中述說你的信實嗎？

詩篇第一〇三篇教導我們把上帝一切恩惠的豐盛，從保護生命到赦罪，視為一個偉大的整體，且要帶著感謝和讚美來到祂面前（另參詩篇六十五）。爲了耶穌基督的緣故，創造主賜給我們生命並且維繫它。所以，最終上帝要我們經由那喪失屬世所有益處的死亡，來準備好迎接永恆的生命。惟獨因爲耶穌基督的緣故，且按著他的吩咐，我們可以爲了生命中的益處而禱告，也因爲耶穌基督的緣故，應該憑著信心如此行。但是，當我們接受所需要的東西時，不可停止由衷地感謝上帝因爲基督的緣故而如此地善待我們。

❁ 苦 難 ❁

你在哪裡可以找到比哀慟的詩篇中更可憐、更淒慘的語言呢？你在何處可以看到所有聖者的內心如同死亡一樣，甚至如同地獄一般。受上帝所懲罰的悲慘困境是多麼的可悲與黑暗啊。（路德）¹⁷

詩篇爲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指引，告訴我們如何適切地把世上添加於我們的各種苦難帶到上帝面前。詩篇甚爲熟悉：嚴重的疾病、與上帝和他人完全孤立、威脅、迫害、監禁，和一切在此世想像得到的危險（第十三、三十一、三十五、四十一、四十四、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六十一、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六、八十八、一〇二、一〇五篇和其他篇章）。他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們沒有否認苦難的存在，也沒有用虔誠的文字來欺騙自己。的確，他們常常被苦難的浪潮所淹沒，以至於無法看到其他事物，然而他們容許苦難存在，將之當成是信仰的嚴峻考驗。有時，他們不再只看著痛苦（詩篇八十八），而是全然向上帝抱怨。沒有任何個人能夠單憑自己的經驗使用哀傷的詩篇禱告；在此所表現出的是歷世歷代整個基督徒群體的痛苦，只有耶穌基督是獨自完全經驗到一切。因為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發生的，確實只有上帝完全瞭解，比我們本身更瞭解，所以只有上帝能夠伸出援手。但是這麼一來，我們必定會以猛烈的攻勢，一次又一次向上帝提出所有的疑惑。

詩篇裡找不到倉促和輕易降伏（*Ergebung*）於苦難的章節。總是歷經掙扎、焦慮和懷疑。我們原本對上帝的公義、良善與慈愛的信心產生了動搖，因為敬虔的人竟然遭受不幸，邪惡的人卻得以逃脫獲得自由（詩篇第四十四篇與

三十五篇）。¹⁸上帝的作為令人難以理解。不過，即使在最絕望的處境中，上帝依然是人們惟一傾訴的對象。那些自哀自憐的苦難者，既不期待得到其他人的幫助，也沒有忽視上帝這位身為一切痛苦的起因與目的的存在。遭受苦難的人為了上帝的緣故而開始對抗上帝；他一再地以上帝的應許、祂先前的救贖行動，和祂在萬民中榮耀的名來與那位發怒的上帝對質。

如果我有罪，上帝為何不寬恕我？如果我無罪，上帝為何不結束我的痛苦，並向我的敵人證明我的無辜（詩篇三十八、七十九、四十四）？對於這一切的問題，詩篇並沒有提供一套理論，在新約裡也沒有。惟一真正的答案是耶穌基督。不過，詩篇裡早就在尋找這答案了。每個詩篇的共通點就是把所有的難題和痛苦拋給上帝，說：「我們再也無法承受了。讓它遠離我們，祢自己承擔它，因為祢有能力獨自處理苦難的事。」這是所有哀傷之詩篇的

詩篇裡找不到倉促和輕易降伏於苦難的章節，
總是歷經掙扎、焦慮和懷疑。

目的：禱告的對象，是關乎那位承擔我們的疾病和軟弱的耶穌基督；宣告耶穌基督是苦難中惟一的幫助，因為在他身上，上帝與我們同在。

哀傷的詩篇所關注的是，期盼與那位公義和愛的上帝建立完全的團契關係。耶穌基督不僅是我們禱告的目的，他自己也與我們一起禱告。經歷所有的匱乏並將之帶到上帝面前的他，¹⁹為了我們的緣故奉上帝的名禱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²⁰為了我們的緣故，他在十字架上哭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²¹如今我們知道，世上再也沒有任何苦難是基督不與我們同受的——基督這位惟一的幫助者，將與我們同受苦、同禱告。

就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出偉大的信心詩篇。相信上帝卻不相信基督，這樣的信心是空洞、不確定的，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恃。



然而，凡是知道上帝已經在耶穌基督自身參與了我們的苦難的人，就能確信地說：「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篇二十三、三十七、六十三、七十三、九十一、一二一）²²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

過 犯

在詩篇裡，祈求赦罪的禱告似乎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少見。大多數的詩篇都以完全赦罪的確據為前提。這令我頗為驚訝。然而，新約的情形也一樣。如果單單環繞著祈求赦罪打轉的話，那就會過度簡化並且危及基督徒的禱告。其實有一種態度叫作：爲了基督的緣故，憑著信心拋開罪。

然而，詩篇絕對沒有忽略懺悔的禱告。有七首所謂的懺悔詩篇（第六、三十二、三十八、五十一、一〇二、一三〇、一四三篇），當然並非只有這一些（還有第十四、十五、二十五、三十一、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篇和其他）讓我們深刻體認到我們得罪了上帝。懺悔詩篇引導我們認罪，並使我們對上帝赦罪的恩典產生完全的信心，因此路德恰



如其分地稱它們為：「保羅的詩篇」²³通常是有特殊的情況才會導致這樣的禱告：嚴重的過失（第三十二和五十一篇）或是突如其來的苦難，使人不得不做懺悔的禱告（第三十八和一〇二篇）。無論是何種情況，禱告之人都希望獲得白白的赦免，如同上帝已經賜給我們的，和祂在對每一世代提到耶穌基督的話裡所應許的一樣。

基督徒用這些詩篇禱告時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困難。但是，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要如何思考基督也用這些詩篇和我們一起禱告的事實？無罪的人怎麼會祈求赦免呢？絕對沒有人可以像無罪的他一樣承擔世人的罪，且替我們成為有罪的（哥林多後書五21）。耶穌不是為了他自己的罪，而是為了替我們承擔並受苦的罪，才祈求罪的赦免。他為我們全然地獻上自己。他想要在上帝面前成為一位和我們完全一樣的人。所以他也用最人性化的禱詞和我們一

起禱告，藉此清楚地證明他真是上帝的兒子。

通常對新教基督徒來說，最令人感到驚訝和唐突的是，在詩篇中提到敬虔者的清白之次數幾乎和他們的過失一樣頻繁（參第五、七、九、十六、十七、二十六、三十五、四十一、五十九、六十六、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三、八十六篇，以及其他篇章）。這裡顯然存在著所謂的（且基督徒不會再犯的）舊約行為稱義之遺跡。然而，這是十分膚淺的看法，也是對上帝話語之深度的無知。當然，人可以自以為是地陳述自己的清白，但是我們不也知道，人也可以用非常自以為是的態度做出最謙卑的認罪禱告嗎？談論自己的過失與談論自己的清白一樣，都可能偏離上帝的話語。

不過，問題不在於禱告背後的動機如何，而是禱告內容的適切與否。這裡明白地指出，有信仰的基督徒當然不會只表白他的過失，同樣重要地，他們也會陳明自己的清白，為之辯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解。「因信成為基督徒」的意義就是，透過上帝的恩典和耶穌基督所做的善工，基督徒就在上帝眼中成為全然稱義和無罪的，因此，「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不定罪了」（羅馬書八1）。另外，基督徒禱告的特點是，透過求助於上帝的話並為之感謝，而堅守上帝所賜的清白和稱義。所以，假如我們認真地看待上帝對我們採取的行動的話，我們不僅僅被允許，而且有直接的義務——用完全謙卑的態度和確信禱告：「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孽。」（詩篇十八23）；「你熬練我，卻找不著什麼。」（詩篇十七3）²⁴藉由這樣的禱告，我們矗立在新約的中心點，與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交會。

在那些描述邪惡仇敵的壓迫之詩篇，特別強調對無罪的堅持。這裡基本上所要關切的是上帝的正直；當然，同時也為持守上帝公義之人伸冤。「為上帝的緣故受逼迫」讓我們有

別於上帝的仇敵，成為真正的義人。然而，儘管客觀上是無罪的，當然不可能真正地客觀，因為就如上帝的恩典實際上總是與我們個別地、主觀地相遇一樣，因而在這類的詩篇中也有個人的認罪（詩篇四十一4：「我曾說：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醫治我！因為我得罪了你」；六十九5：「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隱瞞」）。這只能成為我們真正依靠上帝的另一個記號，因而我甚至可以用相同的語氣懇求：「上帝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誠的國為我辨屈。」（詩篇四十三1）

「只要我們仍然有錯誤，就不能算是無辜受苦」這種想法，不但完全不符合聖經的教導，而且是有害的，舊約和新約都沒有這樣的主張。假如我們因為上帝的緣故而受逼迫，就是無辜地受苦，而且是與上帝本身一同受苦。因為我們真正與上帝在一起，所以，清楚地證明了我們的無辜，藉此我們得以祈求罪的赦免。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孽。



願他們消滅，如急流的水一般；
他們啾準射箭的時候，願箭頭彷彿砍斷。

但是，我們不只相較於上帝的仇敵是無罪的，在上帝本身看來也是一樣，因為祂現在把我們和祂所做的視為一體，因為祂所做的與我們有關，也赦免我們的罪。這樣，一切伸告無辜的詩篇都匯集在這首讚美詩歌裡了：

耶穌的寶血和公義，
作我榮美聖潔之衣；
如此裝飾有何能比，
昂首前行我心歡喜。²⁵

✿ 仇 敵 ✿

對生活在今日的我們而言，詩篇裡沒有其他的部分比所謂咒詛的篇詩更令人感到困惑了。²⁶ 出現之頻繁著實令人驚訝，使得咒詛的意念貫穿了整個詩篇（第五、七、九、十、十三、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四十一、四十四、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一三七篇和其他篇章）。每一次想用這些詩篇禱告似乎都註定會失敗。對我們來說，這些詩篇之於新約，就真的好像是所謂的「宗教的入門階段」（religiöse Vorstufe）。基督在十字架上尚且為他的仇敵禱告，也教導我們如此行，那麼，我們怎麼能夠用這些詩篇來祈求上帝的憤怒，藉以對付我們的敵人呢？因此，問題

是：可以把這些咒詛的詩篇理解成上帝要對我們說的話和耶穌基督的禱告嗎？身為基督徒，能用這些詩篇禱告嗎？要再次注意，我們不是要詢問可能的動機是什麼，因為那永遠無法探測，而是要詢問禱告的內容。

這裡所提到的仇敵是控訴上帝的對頭，他們因著上帝的緣故而來傷害我們。因此，這不是一個涉及私人恩怨的問題，也不會是用這些詩篇禱告之人以自己雙手進行的報仇；人們完全聽憑主怒（參羅馬書十二19）。所以，他們必須從內心排除一切報私仇的想法，也必須從復仇的飢渴中得到釋放。否則，那就不是真正地將復仇的行動交給上帝。這就是說，只有在於仇敵是清白的人，才是聽憑上帝的復仇。祈求上帝復仇，就是祈求祂在對罪的審判中施行公義。如果上帝信守祂的話語，審判就必須公開，也必定要讓所有當事人都知道。由於我的罪，我自己也應當受審判。我無權要求免除這

個審判。爲了上帝的緣故，審判必須完成，而且也已經以美好的方式完成了。

上帝的報復並不是擊打在罪人身上，而是擊打在那位代罪的無罪者身上，也就是上帝自己的兒子。爲了履行詩篇裡的禱詞，耶穌基督承擔了上帝的憤怒。他平息了上帝對罪惡所發出的憤怒，並在施行神聖審判的時刻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²⁷沒有其他人像他，親自擔負上帝的憤怒，沒有人能這樣禱告。所有認爲「上帝的愛使祂不會認真地看待罪」的想法都不攻自破。在那惟一的義者身上，上帝憎恨且審判了祂的仇敵，而這人爲他們祈求赦免。只有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才能找到上帝的愛。

所以說，咒詛的篇詩導向耶穌的十字架和上帝赦免仇敵的愛。我無法靠自己的能力赦免上帝的仇敵，惟有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才能做到，所以我必須透過他來赦免。如此一來，執



神啊，求你敲碎他們口中的牙！
耶和華啊，求你敲掉少壯獅子的大牙！



必須從內心排除一切報私仇的想法，
也必須從復仇的飢渴中得到釋放。
否則，那就不是真正地將復仇的行動交給上帝。

行報復的行動反倒成爲在耶穌基督裡賜給全人類的恩典。

的確，區分到底我是以「應許的時代」還是「應驗的時代」來看待咒詛詩篇是很重要的，不過這種區分對整個詩篇都適用。我以這些咒詛的詩篇禱告，因爲我對它們的完全實現確信不疑。我將復仇的工作留給上帝，並且請求祂對祂的仇敵執行公義，因爲我知道上帝忠於自己，而且已經藉由在十字架上所執行的憤怒審判維持了正義，也知道這憤怒已經轉變成我們的恩典與喜樂。耶穌基督自己祈求上帝將祂的憤怒施行在他的肉體上，藉此天天帶領我重新體驗他爲我和一切上帝仇敵被釘之十字架的沉重和恩典。

甚至直到今天，我惟有回到那執行上帝憤怒的基督十架，才能夠相信上帝的愛，進而赦免我的敵人。耶穌的十字架對全人類都有果效。凡是抵擋他的人——凡是扭曲竄改耶穌十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
我醒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

架聖言的人，也就是上帝必定對他施行報復者——遲早會受到上帝的咒詛。關於這一點，新約清楚地提到，並且和舊約的觀點沒有兩樣，此一咒詛會落在憎恨基督的人身上。但是，新約另外也提到教會在上帝施行最後審判之日將享有喜樂（加拉太書一8~9；哥林多前書十六22；啓示錄十八，十九，二十11）。被釘十字架的耶穌透過這樣的方式，教導我們正確地用咒詛的詩篇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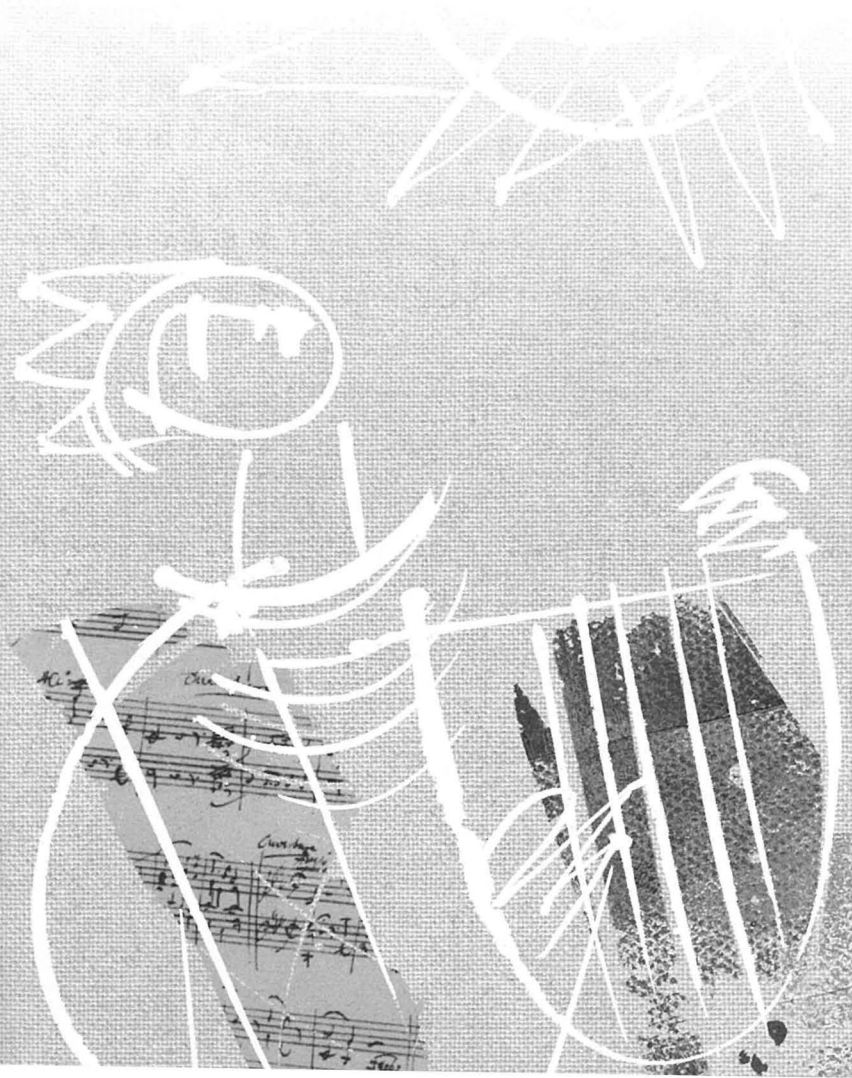
✿ 終 末 ✿

基督徒所盼望的是耶穌再臨和死人復活。此一盼望在詩篇裡著墨不多，不過，自耶穌復活開始，這份盼望已為教會鋪展開來，成為一連串朝向萬物終結的救恩歷史事件，即使站在舊約的立場來看，仍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與啓示的上帝過團契的生活」、「上帝在世界的最終勝利」，以及「建立彌賽亞國度」都是詩篇中禱告的主題。

新約對此的觀點並無二致。無疑地，詩篇為了與上帝在今世過團契生活而禱告，但在當中也可發現，這個團契生活並不會在今世完結，而是持續至來生，甚至與世界不再同流（詩篇十七14~15：「耶和華啊，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我醒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

心滿意足了」；六，三十四)。²⁸所以，與上帝的團契生活終究不會受制於死亡。的確，死亡是肉體和靈魂無法逃避的痛苦終點；是罪的代價，因此必定不能忽視它（詩篇三十九和九十篇）。不過，在死亡的對面是永生的上帝（詩篇第九十和一〇二篇），所以，死亡不會得勝，生命終將會因上帝的力量而獲得勝利（詩篇十六9以下，四十九15，五十六13，七十三24，一一八15以下）。我們在耶穌基督的復活裡得著這個得勝的生命；我們為此禱告，自此恆久不渝。

談論上帝和祂的彌賽亞最終勝利的詩篇（第二、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一一〇，一四八～一五〇），引導我們以讚美、感恩和祈求的心邁向一切事物的終結，那時全世界必定會榮耀上帝，上帝必與祂所救贖的子民一起統治直到永遠，魔鬼的勢力將會瓦解，惟獨上帝掌權。



我們在耶穌基督的復活裡得著這個得勝的生命：
我們為此禱告，自此恆久不渝。

✿ 靈命生活的呼籲 ✿

爲了學習更恰當地用詩篇禱告，我們已經走了一趟簡短的詩篇旅程。要安排前面所提到的詩篇按照主禱文中的祈願順序，並非難事，只要把這一部分的順序稍加變動就可以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從新開始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以堅定的信心和愛心使用詩篇禱告。

我們親愛的主，賜給我們並教導我們用詩篇和主禱文禱告，也賜下禱告與恩典的靈，好讓我們能用熱忱和真摯的信心正確地、不停歇地禱告。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祂已經做出要求，所以要在我們身上看見如此的禱告。將讚美、榮耀和感謝歸予祂。阿們。(路德)²⁹



附註

(本書附註除譯者序、中文譯編按外，出自英文版《潘霍華文集》[卷五]，*Life Together and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pp.155-77。承蒙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授權使用。)

譯者序

1. 梅頓 (Thomas Merton)，《我以詩篇來禱告》(*Praying the Psalms*, 1956)，蔡錦圖譯，香港：基道書樓，2005；路益師 (C. S. Lewis)，《詩篇擷思》(*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1986)，曾珍珍譯，台北：雅歌出版社，1991；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回應上帝：用詩篇禱告》(*Answering God*, 1989)，廖金源譯，香港：天道書樓，2008。
2. 梅頓，《我以詩篇來禱告》，頁2~3。
3. 梅頓，《我以詩篇來禱告》，頁3~4。
4. 路益師，《詩篇擷思》，頁6~7。
5. 路益師，《詩篇擷思》，頁97。
6. 路益師，《詩篇擷思》，頁83。

7. 畢德生，《回應上帝：用詩篇禱告》，頁21。
8. 畢德生，《回應上帝：用詩篇禱告》，頁23~24。
9. 畢德生，《回應上帝：用詩篇禱告》，頁24。
10. 朋霍費爾，《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王彤、朱雁冰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將《創造與墮落》和《基督論》翻譯成中文，且以《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之名合併出版。
11. 潘霍華隨後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基督論》裡深化了這一個觀點。見 Dietrich Bonhoeffer, *Christ the Center*, trans. John Bowde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0), pp. 63-66.
12. 朋霍費爾，〈前言〉，《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王彤、朱雁冰譯，香港：道風書社，2001年，頁138。
13. 朋霍費爾，《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頁153~157。
14. 朋霍費爾，《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頁198~199。重點筆者自加。
15. 朋霍費爾，《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頁202。



導讀

1. 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八年間流通於德國的貨幣。(譯按)
2. 指猶太人。(譯按)
3. Dietrich Bonhoeffer, *True Patriotism: Letters and Notes, 1939-1945*, ed. Edwin H. Robertson, trans. Edwin H. Robertson and John Bowde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89 (*Gesammelte Schriften* 2:398). 英譯文略加修改。
4.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Way to Freedom: Letters, Lectures and Notes, 1935-1939*, ed. Edwin H. Robertson, trans. Edwin H. Robertson and John Bowde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58 (*Gesammelte Schriften* 2:479). 英譯文略加修改。
5. 同上。
6.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and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ed. Geoffrey B. Kelly, trans. Daniel W. Bloesch and James H. Burtness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6), 51. 除了《所羅門智訓》(Wisdom of Solomon)、《便西拉智訓〔德訓篇〕》(Wisdom of ben Sirach [Ecclesiasticus]) 和耶利米哀歌三23之外，潘霍華在這裡也引用了詩篇五3，八十八13，五十七7~8，一一九147，

六十三1以及四十六5。

7.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Man of Vision. Man of Courage*. Abridged from the 3rd German ed. Trans. Eric Mosbacher, Peter and Betty Ross, Frank Clarke and William Glen-Doepel,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Edwin R. Robert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382-83.
8.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382; Bethge, "Der Ort des Gebets in Leben und Theologie Dietrich Bonhoeffers" (The Place of Prayer in the Life and Theolog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In Bethge's *Bekennen und Widerstehen: Aufsätze-Reden-Gespräche* (Confessing and Resistance: Essays-Talks-Discussions), Munich, 1984: 162-63.
9. Bonhoeffer, *The Way to Freedom*, 117 (*Gesammelte Schriften* 2:285-86). 英譯文略加修改。
10. Bethge, "Der Ort des Gebets in Leben und Theologie Dietrich Bonhoeffers," 163-164.
11. 「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 Crystal Night) 也稱為「碎玻璃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它是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九日至十日凌晨，納粹黨員及蓋世太保攻擊德國境內猶太人的事件。此一事件可說是納粹對猶太人展開計畫性屠殺的開端。當晚很多猶太商家的窗戶被擊碎，玻璃碎片在月光的照射下如水晶般閃閃發亮，因而以此命名該事件。(譯按)

12. 這些經文是從貝特格的論文引用出來的。見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Jews" in John D. Godsey and Geoffrey B. Kelly ed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Bonhoeffer's Legacy to the Churches* (New York/Toronto: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43-96。潘霍華使用的經文不同於 NRSV 譯本，中文經文為譯者自譯。(譯按)
13. Bonhoeffer, *The Way to Freedom*, 202 (*Gesammelte Schriften* 2:544). 英譯文略加修改。
14.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Jews," 74-75.
15. "Christus in den Psalmen," (Christ in the Psalms), *Gesammelte Schriften* 3:296; emphasis Bonhoeffer's [trans. GK].
16. Geoffrey B. Kelly, *Liberating Faith: Bonhoeffer's Message for Toda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4), 148-149.
17. 參潘霍華，《團契生活》，鄧肇明譯，香港：文藝，1999，頁42～

43。

18.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4th ed. Trans. Reginald H. Fuller, revised by Frank Clarke et al. Additional material trans. John Bowden for the enl.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39-40. 強調字為中譯者自加。
19. F. Burton Nelson, "Bonhoeffer and the Spiritual Life: Some Reflections," *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 30 (March 1980): 36.
20.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27.
21. 這是根據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830 中所描述的，英譯已作更正。
22. 前面的部份取自 Geoffrey B. Kelly, "The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Dietrich Bonhoeffer's Introduction to the Psalms," *Weaving* 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1): 36-41。
23.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and Prayerbook of the Bible*, ed. Geoffrey B. Kelly, trans. Daniel W. Bloesch and James H. Burtnes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6)《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中文譯本，是經由德國 MBK 出版社授權出

版一九四〇年的德文原著，參考 Ausburg Fortress 出版社一九七〇年英文譯本 (*Psalms: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及一九九六年英文譯本翻譯，並加入一九九六年版本的英文版編者導論 (即本篇導讀) 及註釋作為補充資料。(編按)

24. *Gesammelte Schriften* 4:544-69, translated in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9-63.

25. 此出版社屬於英國安利甘宗團體「愛上帝姊妹會」(*The Sisters of the Love of God*)。(譯按)

耶穌的祈禱書：潘霍華談詩篇

1. 路加福音十一1。
2. 關於潘霍華如何理解和解釋詩篇，請參考導論「本書內容與體裁」段落。潘霍華在這裡的某些分析和他在《團契生活》中所提到的互相吻合。另參潘霍華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對認信教會在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地區的神學院學生的演講內容〈詩篇裡的基督〉(*Christus in den Psalmen*)，收錄於 *Gesammelte Schriften* (Collected Works) 3:294-302，還有他從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間所寫的〈默想詩篇第一一九篇〉(“Meditation

on Psalm 119”)，收錄於 *Meditating on the Word*, ed. and trans. David McI. Gracie (New York: Cowley Publications, 1987), 103-44 (*Gesammelte Schriften* 4:505-43)，亦可參考 Martin Kuske,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 Book of Christ*, 62-67。(英編者按)

3. 參見馬太福音六9~13；路加福音十一2~4。
4. Martin Luther, “Vorrede zur Neuburger Psalterausgabe” (Foreword to the Neuburg edition of the Psalms), 1545,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utsche Bibel*, 10/2: 155.
5. 潘霍華此處的經文與 NRSV 有相當大的差距，中文經文使用《和合本》翻譯 (譯按)。
6. 讀者請注意，「基督」(*Christ*) 是希伯來文「彌賽亞」(*messiah*) 的希臘文形式；每當作如此理解時，潘霍華的釋義實際上比較不是如最初印象那樣，好像是對希伯來聖經作取代主義式的 (*supersessionist*) 解讀。可能比較傾向於對經文採取彌賽亞式的解釋，亦即蓄意將它們置於耶穌自己所屬之世代的傳統中 (猶太人對彌賽亞的期待) 來理解。因此，很清楚地，對潘霍華而言，拿撒勒人耶穌無疑是彌賽亞盼望的實現。(英編者按)
7. 路德對「細拉」的理解是該詞諸多可能的意思之一；然而，當代





的聖經學者對該詞基本上有一致的看法。潘霍華在此所引用的是厄朗根（Erlangen）版本的路德〈詩篇第六十七篇註釋〉（1521, 39, 220）。威瑪（Weimar）版本的用詞則有些不同（*Werke*, 8:25）。對於「細拉」一詞的解釋重點亦可參閱路德的〈關於詩篇的著作〉（*Works on the Psalms*），1519-21, *Werke*, 5:81。（英編者按）

8. Luther, "Vorrede zur Neuburger Psalterausgabe" (Foreword to Neuburg Edition of the Psalms), 1545, *Werke, Deutsche Bibel*, 10/2: 157.
9. 見 Jerome, *Epistola ad Marcellam*, 24.4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ed. J. P. Migne [Paris, 1844-64], 22:428) 和 *Epistola ad Marcellam*, 43.3 (*PL*, 22:479), 潘霍華這裡直接引用 Franz Delitzsch 的 *Die Psalmen*, 卷五（修訂版），頁 43。另見 Delitzsch 的 *Biblischer Kommentar über die Psalmen*。潘霍華擁有 Delitzsch 一八七三年版的註釋書，並且特別在註解詩篇第一一九篇的部分畫底線。
10. 參考馬太福音二十七 46 和馬可福音十五 34，耶穌所說的話乃是出自詩篇二十二 1：「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另

外，路加福音二十三 46 記載耶穌引用詩篇三十一 5 的話：「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11. 潘霍華公開反對「受造物本身中存在著完整的啓示」（也就是獨立於或無關於在基督裡的啓示）這種具有民族主義傾向或摻雜種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啓示觀。他提出一種「基督—終末論」的創造論。參見〈世界聯盟的神學基礎〉（*On the Theological Basis of World Alliance*），收錄於 *A Testament to Freedom*, 96-101。從這一場（一九三二年）演講開始，潘霍華就不斷地批判「創造的秩序」（orders of creation）之神學。較早之前，他就在柏林青年會議（Berlin Youth Conference）上，針對這種觀點的主要提倡者 閔斯特（Münster）大學的教授 Wilhelm Stahlin 提出分析了。潘霍華強調，主張「創造的秩序」將使教會不易洞察到官方政策中個別或集體罪惡的跡象和證據，甚至聲稱這類的罪惡也是上帝的祝福。根據潘霍華的觀點，社會秩序的結構並非奠基於上帝創造的秩序上，而應該將它視為對已墮落世界之「保護的秩序」（orders of preservation）。就因為國家的秩序能夠如此地敵對基督，所以教會必須奉基督的名反抗它。潘霍華在關於〈創世記〉的演講中提到類似的看法，見 *Creation and Fall/Temptation*, trans. John C.



- Fletcher and Kathleen Downha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25-26, 88-89。另參 *Act and Being*, trans. Bernard Noble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196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1. Reprinted by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3), 12, 131; Wayne W. Floyd, Jr., "The Search for an Ethical Sacrament: From Bonhoeffer to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odern Theology* 7, no.2 (January 1991): 175-93; Geoffrey B. Kelly, "Bonhoeffer's Theology of History and Revelation," in *A Bonhoeffer Legacy: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ed. Abram J. Klasse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109-10;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Man of Vision. Man of Courage*, 621。(英編者按)
12. 見潘霍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所寫的〈默想詩篇第一一九篇〉, 101-145 (*Gesammelte Schriften*, 4:505-43)。潘霍華只是零星地撰寫這本註釋書, 並未將內容整理潤飾為完整可供出版的專書。(英編者按)
13. 有關基督論的解釋, 參見潘霍華的論文 "Christus in den Psalmen," *Gesammelte Schriften* 3:294-302。另參 Ernst Georg Wendel, *Studien zur Homiletik Dietrich Bonhoeffers. Predigt-*

Hermeneutik-Sprache, 87-88 和 135-37; 以及 Kuske,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 Book of Christ*, 62-67。(英編者按)

14. Luther, "Predigt über den 110 Psalm" (Sermon on Psalm 110), 1535, *Werke*, 41:79.
15. 正確的出處, 但是沒有在潘霍華的書裡出現, 是詩篇三十七3~4。
16. 潘霍華從路加福音引用出來的是門徒的答覆: 「從沒有 (*Niemals*) !」(英編者按)
17. Luther, "Vorrede auf den Psalter" (Foreword to the Psalter), 1545, *Werke, Deutsche Bibel*, 10/1: 103.
18. 潘霍華把出處寫成「Ps. 44, 35」, 對德語的讀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因為對他們而言, 這種寫法也可以解釋為詩篇四十四篇 35 節。(英編者按)
19. 參以賽亞書五十三4; 馬太福音八17; 約翰福音一29。
20. 馬太福音二十六39。
21. 馬太福音二十七46。
22. 詩篇二十三4。
23. 這種敘述法可能取自 Karl Holl 的論文 "Luthers Bedeutung für den Fortschritt der Auslegungskunst" (The Significance of

Luth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egesis)：「簡單地說，路德從詩篇擷取出保羅福音作為比喻的（tropological）意義。」（收錄於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Kirchengeschichte*. Vol. 1, *Luther* [Collected Essays on Church History. Vol. 1, *Luther*]. 4th and 5th ed. Tübingen, 1927, 546）「明顯地，路德的解釋奠基於一個信念上，即聖經所有的部分都有著相同單一的意義。在此限制下，他指出，對他來說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保羅的福音，是詩篇不可或缺的。他沒有注意到，他這樣做是嚴重地侵犯了經文。當然，詩篇和整本舊約一樣都宣講自己為義（self-justification）……。保羅的經文和詩篇的經文似乎恰好相反。只有在某些懺悔的詩篇裡，這種解釋才能符合路德的結論。」（頁 549～50）Karl Holl（1866-1926）是公認的德國「路德復興運動」的主要領袖。有關潘霍華對 Holl 的評論，包括對他的批判和異議，讀者可參考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rans. Ronald Gregor Smith, et al. (London: Collins, 1963;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英國版書名為 *Sanctorum Communio: A Dogmatic Inquiry into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97, 127, 154-55, 185, 225 和 *Jugend und Studium, 1918-1927* (Youth and Education,

1918-1927), *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9. Ed. Hans Pfeifer, with Clifford Green and Carl- Jürgen Kaltenborn (Munich, 1986), 305-6。另見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Man of Vision. Man of Courage*, 46-47。（英編者按）

24. 參考《路德聖經譯本》（*Luther Bibel*）的詩篇十七篇 3 節。該處翻譯為：「你在夜裡試驗我並看顧我的心；你熬練了我，還是找不到（我有什麼惡）。」
25. 潘霍華引用詩歌本 *Evangelisches Gesangbuch für Brandenburg und Pommern* 第 154 首第一節的歌詞。這首詩歌歌詞的另一個英文翻譯版本，見於 *The Service Book and Hymnal* 第 376 首。這一節歌詞的內容可能取自啓示錄七章 14 節。這首詩歌也收錄在另一詩歌本 *Evangelisches Kirchengesangbuch* 的第 273 首，這裡將第一節的來源追朔至萊比錫（Leipzig）一六三八年。但是 *The Service Book and Hymnal* 則主張這一節歌詞的作者是 Paul Eber（1511-69），並強調它的完成比一六三八年還要早。（英編者按）此詩歌原為親岑多夫（Nic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於一七三九年所作。中譯本所根據的 Fortress 版的英譯本編者 Geoffrey Kelly 將歌詞譯為：「O blood of Christ, O Lord of



Righteousness / my Robe of Honor, my Adorning dress, / Before God's throne I'll be clothed with you / when in heavenly glory I'll live anew」。另一較早的英譯本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於一九七〇年所發行的譯本 *Psalms: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James H. Burtness 翻譯) 直接採用 *The Service Book and Hymnal* (第 376 首) 的譯詞：「Jesus, thy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 My beauty are, my glorious dress; / Midst flaming worlds, in these arrayed, / With joy shall I lift up my head」。(譯按)

26. 我們要注意，在主張甚至連這些看起來都不像是典型的基督教經文都要與基督教福音整合在一起時，潘霍華不只是在與馬吉安（第二世紀否定舊約的異端基督徒）傳統搏鬥而已，同時也在對抗 Emanuel Hirsch 的論點，因為 Hirsch 對某些舊約經文的解釋似乎受到當時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意識型態所污染。潘霍華這種一貫的主張可以從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所講的〈一首憤怒詩篇的講章：詩篇第五十八篇〉（“Predigt über einen Rache-psalm: Psalm 58”，“Sermon on a Psalm of Wrath: Psalm 58”）就得知。在較後的講章裡，潘霍華開始注意到無辜者的抗辯與上帝的憤怒，都集中於為了義人和不義之人受苦之無罪的耶穌的十字架

上。在講章結束之前，潘霍華宣告，「在此痛苦之中，基督替我們用這首詩篇禱告。他控告惡人，也祈求上帝的報復和公義降臨在他們身上，並且透過他無辜地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方式，將自己獻給一切惡人。所以現在我們也用這首詩篇和他一同禱告，謙卑地感謝，因為基督的十字架已經保證我們能夠免於上帝的憤怒，同時也熱切地禱告上帝能將我們所有的仇敵帶到基督的十字架前，並賜給他們恩典……。」（*Meditating on the Word*, 96 [Gesammelte Schriften 4:422]）稍早在這篇講章中，潘霍華從基督在十架上為仇敵求赦免的禱告來詮釋詩篇。今日的解經家能夠在歷史的角度上同意潘霍華採取基督教福音式的對仇敵的堅決赦免來解讀憤怒詩篇。對於這個立論以及潘霍華完整的舊約釋義取向，請進一步參考 Kuske,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 Book of Christ*, 60-144 的討論。（英編者按）

27. 路加福音二十三 34。
28. 潘霍華參考的 (Ps. 6, 34) 是詩篇第六篇和第三十四篇，而非詩篇六篇 34 節。這種德語慣用的聖經經文引用法具有某種模糊性。（英編者按）
29. Luther, “Vorrede zur Neuburger Psalterausgabe” (Foreword to



the Neuburg edition of the Psalter), 1545, *WA, Deutsche Bibel*,

10/2: 157.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